



原始佛教會 Saddhammadiipa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佛陀正覺後 2443 年
2011 年 1 月 8 日

正法之光

第 **7** 期
創刊於 2010 年 7 月 5 日



原始佛法
人間佛教

原始佛教在馬來西亞蓬勃發展，熱烈開展多場禪修與宣法活動。

一場一場禪覺營即是 法師的慈悲，也是十方因緣所成就，

感恩 隨佛法師、中道僧團、法工們、各位護法大德，沒有你們的付出、護持及默默的奉獻，

哪有一場又一場禪覺營的開始，正是：

「覺知諸法皆緣生，佛光普照十方人，此生得聞真實法，精勤正觀證菩提。」



原始佛教會 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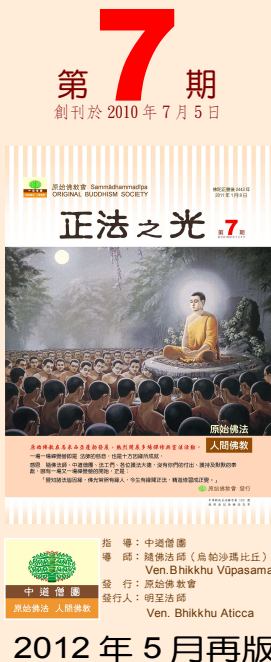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 1681 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佛陀正覺後 2443/2011 年 1 月 2 日

馬來西亞 威省 中道禪林開幕法慶



- 一、我們不否認在此方、他方，過去、現在、未來有若一、若二甚或百、千、萬、億佛；但是為避免無謂的臆測與爭論、遠離偽說的揉雜，我們回歸歷史上的 釋迦佛陀為我們的根本大師。
- 二、我們承認在歷史的遞嬗中，佛教有各宗各派的教說；但是我們奉持由大迦葉所號召，經過五百位修行成就者—阿羅漢所認可的第一次結集之聖典作為修行的依據。雖然這可能沒有將 佛陀一生說法全然收集，但是作為顯明正法及修證菩提所需，必(已)然足夠。
- 三、經過兩千四百多年的傳承， 佛陀原始教法已然新舊交雜、真偽難分；我們以近 200 年來佛教學界的考據為依據，確認雜阿含經與南傳相應部當中古老修多羅的共說，去除後世之增新與部派教義之混雜融涉部分，還原第一次聖典結集之原貌。
- 四、我們尊重任何端正信仰之教派；但是我們以奉行 佛陀真實教法之僧團為現前的依止。
- 五、我們尊重任何不違反法律與善良風俗的教說與信仰；我們謹守政教分離之原則，不參與任何政黨與政治活動。我們確認緣生法無從比較出絕對的勝劣平等，男女二眾皆能成就無上菩提，是應恪守分責分權之分際。



佛法 驪珠	隨佛而行	嫉妒的覺知與息止(中).....	4
	善知識語	從古老的經法認識 佛陀的修證(下).....	10
	佛史溯源	佛教信仰與教法之流變(下).....	15
清淨 三寶	善知識語	回應「我所認識的中道僧團」一文.....	26
	正法新聞	馬來西亞正法新聞.....	29
	原始道場	2010年馬來西亞弘法側記.....	31
正向 菩提		一群活力十足的正法根苗.....	35
	特別報導	威省中道禪林啟用紀實.....	36
	特別報導	檳城《中道禪覺營》〈二〉學員心得.....	38
廣結 善緣		檳城《大專畢業生/大專中道禪覺營》學員心得.....	41
	特別報導	吉隆坡《中道禪覺營》心得報告.....	43
	僧團行跡	佛教分化傳承圖示.....	43
	心得分享	我的學法歷程—石居士訪談錄.....	44
		六觸入處與感官的世界.....	46
		王子東遊記之功德無量.....	48
		學佛心得.....	50

馬來西亞原始佛教會活動特別報導

此次中道僧團馬來西亞弘法遊化，從檳城、怡保到麻六甲。行程緊湊，本期【特別報導】有法師的側記、有馬來西亞文宣組的禪覺營紀實，還有參加禪覺營法友的心得與感言，內容豐富不一而足；沒有參與僧團行腳的讀友，這是您唯一可以一窺弘法內容的機會，不可錯過。

當然，更令人感到慶幸的是怡保與威省中道禪林一一掛牌，這正回應馬來西亞的有情對 佛陀正法的殷殷切望，也揭示正法勃興時代的來臨。有緣的您，請一讀這令人悸動的【正法新聞】。

在『回應「我所認識的中道僧團」一文』中，Ven. Vimokha 把她的所知所感細膩的陳述出來；從這文中，您是否也感受到 Ven. Vimokha 是何等的難能可貴，年紀雖輕，卻卓然不群，風華歲月，已辭親割愛毅然成為出家修行人。當然，文中您更應能體會，Ven. Vimokha 何其有幸，得遇善知識，得善知識之教誡教授！！



嫉妒的覺知與息止（中）

隨佛尊者 Bhikkhu Vūpasama 著於 May 15, 2010

五、「挫敗經驗」形成「自我認同障礙」的心理與行為模式

發生「嫉妒」的引爆點，是使自我認同產生障礙的「挫敗感」，而挫敗經驗不僅會引爆了嫉妒心理，也會造成人格上的負面發展，在了解「嫉妒」的行為取向之前，我們先了解因挫敗經驗而形成「自我認同障礙」的身心形態。

從深刻的相對於「嫉妒」的「自我挫敗感」來看，在於現實的生活裏，如果個人所自我期許的實現度愈難，則個人心理上的挫敗感就愈容易發生，同時受挫感也相對的愈大。嚴重的「挫敗感」會使人在「自我確定與認同」的心理人格上，形成明顯的障礙，也讓因渴求受挫而起的鬱悶、焦躁、不滿、憤怒及沮喪加深，身心與現實生活之間的對立、衝突也愈多，嚴重的更會造成腦神經傳導物質不足的病變，形成憂鬱或躁鬱的病症。

如果是在「自我認同」上有著明顯的障礙，則會形塑出多疑、焦慮、不滿、暴躁、自憐、猶豫不定的心緒，以及冷僻、退縮、自大、叛逆、固執的性格，還有習於抱怨與幻想、難以信賴別人、猜忌、善於掩飾與壓抑自己、追求完美、強烈的獨佔欲與主宰欲、潔癖、報復心強、善嫉等諸習性，並且具有英雄主義（即讓人崇拜）或偶像崇拜（即崇拜勝者）的傾向，期待無條件與毫不保留的真摯情感，而這多是在「自我認同」的受創者身上，顯而易見的人格特質。可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在「自我認同」受創者的身上，大多數也會有著聰敏、靈巧、認真、謹慎、細心、富想像力或創造力、具藝術品味與能力、情感豐富且愛憎分明、意志堅定等特點，也往往會成為文藝工作者、浪漫的理想主義者，或是玄學與哲理的探究者、堅執的道德實踐家，而在一般感性、信仰型的宗教教徒裏面，也多有此等人側身其中。因此，一個人若是在成長的經驗裏，有著難以被接納、肯定或有所表現的受

挫經驗，即會在人格的形塑與養成的過程當中，發展出「自我認同受創」的人格特質，當「自我認同」的受創程度愈大、受創時間愈長，則前面所提的人格特質也就愈顯明與深刻了。這種心理人格者所普遍受到的最大傷害，是當事者既深刻又難以自拔的感到孤寂與漫長的期待，還有不容易知道甚麼是「滿足」與「幸福」，難以體會與珍惜現前的人生，所以會不自覺的深陷於無止盡的「尋覓與失落的輪迴」，嚴重者更會時時刻刻的處在「自棄」的邊緣。

此外，若是「自我認同」的受創程度過於嚴重，或是長期性持續的受創者，則會因為「自我認同」的嚴重受害，以至於造成受創者在精神上的驚悸、錯亂與狂迷，甚至會有攻擊性或傷害自己的舉動，或是成為反應魯鈍、言行粗暴與尖銳、具強迫性保護自我的人，乃至「自閉」於現實之外。

「自我挫敗感」不僅是「嫉妒」的引爆點，如果「自我挫敗感」愈深就必然有著深刻的「自我認同」的障礙，而形成愈深的自卑感。當一個人自卑感愈深時，就愈容易對相較於自己的他人，產生「欣羨」及「不信任」的心理，但對於自我卻是更加的難以認同，此時「自我挫敗感」也就變得更深了。「欣羨」他人的心理，雖會激起「思之等齊」的奮進心，但是經由努力以後，若是無法「與之等齊」時，即會形成更強烈的「挫敗感」。在此之下，當然會引爆更強烈的「嫉妒」心理，況且自卑感重的人，往往在「欣羨」及「不信任」的心理下，只有更加的沮喪與退縮，而非奮進。「欣羨」實為「嫉妒」的前行情欲，在懷抱「欣羨」的當下，即有著「自我挫敗感」的心緒，而欣羨與挫敗交錯而起的「嫉妒」實已隱然在心，此時若得不到自我的認同與肯定，「嫉妒」即由隱微轉為顯明，「欣羨」愈大則「嫉妒」也會愈深。所以，若是有所「欣羨」，則「嫉妒」心理的形成，就會無法避免了。如果在生活經驗中，曾經或是在現

前被周遭社會廣泛的忽視與拒絕，那麼面對社會的「自我挫敗感」，將使人對周遭的社會產生欣羨，卻又焦慮、憤怒與嫉妒的心理，並且極可能會對社會採取退避的態度，或是叛逆、非理性及反社會規範的破壞行為。這些身心作為，不僅是為了謀取欣羨而渴求的成果，同時也是宣洩鬱悶及憤恨。因此，社會中慣性的對立、破壞與犯罪份子，往往是出於此人被家庭、社會所邊緣化的結果。自古以來，社會中的邊緣份子，往往就是起而破壞或改革社會原有體制的人，有內涵與紀律的成功者叫革命家，缺乏內涵與道德的失敗者就是罪犯，此即所謂「成王敗寇」。

然而，在一個有著既定的價值觀與行為準則，作為構建骨幹及生存標準的社會體系而言，當中任何在學習或適應上的不良者，終究是難免於被此一「社會價值及行為標準」所邊緣化或淘汰的結局。但是，在以既定的價值觀與行為準則作為「標準」的廣大社群裏，終究是有人無法適應或接納此一「標準」。所以，任何被「社會價值及行為標準」所邊緣化的人，即有可能成為令社群難安的「罪犯」與「反社會份子」，「不喜歡自我以外的秩序」是「社會化底下之邊緣人」的共同特質。因此，只要人類對於「自我認同」的渴求尚未息止，為了「本身無法實現社會的標準」而有的「自我挫敗感」，就終究會發生，由「自我挫敗感」導致的心理人格與行為模式，就不可能自人類的社會中完全絕跡。所以，在人類的社會中，違反社會標準的「罪犯」或「反社會份子」，永遠也消除不完。現代的社會體系，不僅重視多元價值的建立，也強化對個人思想與行為表現的尊重，這就是民主與自由的社會基礎。在此之下，罪犯與反社會份子不再完全由王侯或主政者的觀點來決定，也不是依單一宗教信仰的觀點來認定，而是依照社會絕大多數人可以忍受的最低尺度，以及心理層面的診斷而定了。

人在心理上如有「自我認同受創」的問題，就會使當事者在群體生活中，產生明顯的自我保護性的退縮與防衛，乃至拒絕被任何的群體或規範所約束，或者是形成缺乏獨立信心的過度依賴。因此，在群體中，有此一問題的人，一般而觀，若不是相當的「服

從」，努力的取得被群體認同的肯定感與安全感，或是表現出強烈的自我意志與行為特質，甚至還會約制性、情緒性的反抗任何自我意願以外的規範或權威。這種心理及行為模式，是為了逃避內心所焦慮的「被矮化的挫敗感」，但是當事者卻往往誤以為是「自己喜歡自由」罷了！所以造成個人在群體中顯得相當的孤僻、自我或叛逆。深入的說，這種對群體的依附及歸屬，有著約制性、情緒性的不安及厭惡者，並非真的對歸屬於群體有所厭惡，而是因為深植心中的「不信任」，還有「對過往身處群體的失望與厭倦（以家庭居多）」的緣故。

這不僅使得當事者既對周遭的群體多所「期待」，可是卻又因心理的障礙而不敢「信賴」，就是這種內心深處的兩難與矛盾，才會使其對「歸屬群體」有著莫名的鬱悶、焦躁與不安，也會浮現被群體所束縛與壓迫的妄想，甚至對於情感或夫妻關係的歸屬，也會有所障礙。這種心理障礙而形成的人格特質，大多在童少時期就會明顯的顯現出來，並且一個社會中的「順民」、「反社會份子」與「獨夫」，也多跟這種心理有著密切的關連。如果一個社會長期的處在貧困、災禍與動亂中，那麼這一個社會就會從內部產生強勢的英雄或獨夫，也會具有一大群擁護與服從於英雄、獨夫的社會群眾，所以俗話說亂世中人心「望治」（期待英雄的拯救），而英豪或梟雄也多出於亂世。有名的獨夫希特勒，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的德國，就是鮮明的例子。簡單的說，具有明顯的「自我挫敗」者，若不是相當的「壓抑自己」以屈就或依賴於環境，就是相當的「自我為主」而難以融入平常的社群中，所以在身心上都很難健全的適應群體性的生活。因此，一個人是否能夠健全的融入社群，並且平常的群體化，即可以視為「自我挫敗」心理的觀察指標。

若有明顯的「自我挫敗感」的人，除了會形成自卑的心理、美化自我的妄想、猜忌……等人格特質以外，也因為對人容易產生「欣羨」的心理，所以往往會有「模仿」的習性與愛慕虛榮、功利的心理傾向，而盲目的追求流行與風尚者，多少是和這種心理因素



與「被社群邊緣化的焦慮感」所致。反之，習於反對社會習尚、禮俗及好標新立異者，也多是出於這種心理的緣故。同樣的，由於明顯的「自我挫敗感」會使人難以面對他人的成就，更害怕自己會「不如人」，所以有這種心理障礙的人，往往會直覺性與情緒性的否定、扭曲別人的優點、貢獻及成就，甚至會掠奪別人的成就，尤其是他人對自己的幫助與恩情，更是難以真誠的面對與承認。因此，一般人如果沒有非常強烈、堅定的道德期許與篤實的節操，也會因為「自我挫敗」的心理障礙，而引發出「自讚毀他」、「毀人功績」、「刻薄寡恩」與「忘恩負義」的身心取向。因為承認別人的優點與恩情，對於當事者而言，即等於是承認自己的挫敗。但是，具「自我挫敗」的心理障礙者，如果在形塑人格的成長歷程中，曾從周圍的環境裏，深刻的經驗及感受到「真誠的關懷與接納」的溫暖，並且還有信賴與健全的道德身教所引導，那就會形成另一種相反的心理及行為取向。當事者反而特別會肯定、重視別人的優點、貢獻及成就，並且對他人予己的幫助與情義會感受尤深，也多會是「知恩懷義」、「揚人之善」與「成人之美」的人。

由於「自我認同受創」者在心理上的不安與憤怒，對人會習於多疑、猜忌與容易嫉妒，也會主觀、直覺的妄想出他人的過失與缺點，或加以莫名的猜忌與情緒性的扭曲、謫毀、醜化或破壞，並且喜歡刺探、傳播他人的私事，尤其對有名聲及成就的人是特別的感到興趣，因為可以舒緩挫敗下的鬱悶與沮喪。

「自我認同受創」的心理，不僅難以面對及接納別人的優點、成就，同時也習於對他人的聲譽，作出非理智、莫名的人身攻訐，更不敢承擔責任與偽裝自己，也多有強烈保護自我的表現。這些就是俗話說的猜疑好嫉、三姑六婆與自私的習性。因此，從一個人是否喜好刺探人的私事、議論人的短長、傳聞蜚短流長的閒話、無中生有的貶謫毀謗人、看人出醜或遭殃、喜隱人善而好說人過、吹噓與誇大自己……？是否能夠坦蕩的接納別人的長處、成就？是否能心悅誠服的承認與感念別人的幫助與恩情？是否能坦誠的承認自己的不足及缺失？在如此諸多「不喜人善、崇拜自己、逃避事實」的心理及行為取向中，即可直接與確切的

檢證出此人是否有「自我認同受創」的心理障礙，也可間接與明確的察覺，此人是否具有「強烈、堅定的道德期許與篤實的節操」。然而，人終究無法以謫毀與破壞他人來作為自己的成就，這種出於自卑與嫉妒的不健全心緒及作為，最多只能短暫的舒緩心中的挫敗與不滿，而真正的結果是內心的空虛及惘然，更會讓自己長久的處於「虛偽」、「害怕自己被拆穿」的焦躁與恐懼裏。

凡是具「自我認同受創」的心理障礙者，通常在人際關係的應對中，對於條件、能力、地位、成就優於自己的人，或是所謂的權威者，多會有不服、對抗與嫉妒的卑慢心理及作為，而對於相仿於自己的同儕者，則多會猜忌、挑剔、排斥與輕視，但對於信服自己的朋友、後進、屬下或子弟，卻是多加的關懷、包容或犧牲。如此詰抗長上、排拒同儕、護顧從屬、反權威的人格傾向，是基於當事者對於「肯定自我」的迫切需求所致，才會有這種強烈的「自我表現欲」。此外，若是具有相當程度的模仿及愛慕虛榮、功利的傾向，卻沒有強烈及堅定的道德節操，「自我認同受創」者會形成逢迎勝者、攏絡同儕、欺壓弱者的行為取向。然而，這些兩極偏失的作為，都不是用道德教育就可以根治的問題。

「自我認同受創」的心理在人際關係中，總難免以「勝與負」、「好與壞」、「對與錯」的比較心態，看待群我的互動與關係，感受人與人之間的價值與目的。對於甚麼是師長、親人與朋友的內涵？甚麼是各有長短、互補共融、和諧無爭的生活？當事者是很難真正的體會。由於「被矮化」的強烈恐懼感，使得「自我認同受創」的心理，常不自知的處在與他人「角力」的競爭狀態，以至於內心既渴望真摯、相容與親密關係的確立，卻又難以與人維持真摯、互信的關係，最後往往只能保有利益的關係，或是一般情誼而已。此外，面對本身缺失的指正，或是被他人忽視，也特別的無法面對與忍受，所以多會故做驚人之舉，或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多習以「與眾不同」的方式來引人注意，也相當的自我、固執、剛愎與「記恨」，甚至會有「睚眦必報」的人格。此外，心

理持續性的處於「面對挫敗」的焦慮、不安及恐懼下，也會形塑出好虛偽、狡辯、好爭、怕擔責任，卻又渴求肯定與成就的人格，「虛偽浮誇」、「爭功諉過」、「臨陣脫逃」與「好高騖遠」是非常明顯的特徵。但是，一個「自我認同受創」者，如能具有強烈、堅定的道德期許與篤實的節操，則前面所顯示的人格傾向，即會明顯的減輕。若就事實而言，絕大多數違反道德的行為，主要是因為當事者的心理人格不健全所致，並非缺乏道德教育的緣故，只是不具備「強烈、堅定的道德期許與篤實的節操」的節制罷了！因為群我和諧互助的共處規範，就是世俗所謂的道德，如果因為心理上的障礙，而無法在社群中，健全的和諧互助、共處，當然就無法有著符合俗世道德的行為取向了。

具有明顯的「自我認同受創」者，通常在人際關係上都難以健全良善，如果無有堅定的道德節操，甚至會為周圍的人所排斥、厭惡，這是因為「自我挫敗感」會形成使人趨向「黑暗」的推力。如果沒有具備非常過人的反省與自覺能力，或未能採取正確的情緒療癒與行為矯正，或無有強烈、堅定的道德節操，健全、信賴、穩定之親人、師友的支持、關懷及策勵，也無有相當重要的建設性自我勝任經驗，那麼此人就極有可能會「墮於黑暗的身心煉獄」，而導致終生無法脫拔。反之，當事者會因為對「肯定自我」的強烈渴求及努力，而奮力在人生的舞台上開創出一番功績，不論是俗世的，或是宗教、德行及善功，都有助於從黑暗、苦悶的身心煉獄中，轉向光明與喜樂的人生。

因嚴重的「自我挫敗」而成為「自我認同受創」的心理人格者，其處境是需要相當的關懷與幫助。因為會形成這樣的心理人格，多有深感辛酸與挫敗的人生歷程，也不是當事者自願如此。然而，當事者對於本身的問題，如果無有警覺，也無法充分的了解與真誠的承認，並且能夠以堅定的毅力與恆心，加以療癒及導正的話，那麼旁人很難提供幫助，也難以有效的幫助。如此一來，接近而嘗試幫助的人，都有可能被當事者誤以為是懷抱否定與輕視，反遭莫名的猜忌與

攻擊，或是被欺騙與利用來滿足私欲，往往使得關懷者滿身創傷，並且心懷挫敗與沮喪的離開。嚴重的「自我認同受創」者，不僅是自陷於黑暗的漩渦，也會把旁人拉向黑暗的深淵中，而往往最後的結果，是眾人因害怕或疲厭而遠離，是自己孤寂的獨處於黑暗中，更會因為心盲而見不到眼前的光明與幸福。所以，一個「自我認同受創」的人，要找到人生的光明與幸福，不是向外尋求，是必須先深刻醒覺本身的問題。

「自我挫敗感」不僅是對個人的心理人格影響至巨，甚至對形塑社會的性格與行為，也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如大陸與臺灣在過去不僅受到專制帝王統治，近代又分別受到外族的侵略及高壓的統治，使得人民蒙受巨大的動盪與災禍，也因「族群的自我認同受創」而形塑出多疑、自卑與相嫉、相輕的社群心理與性格，造成人民難以相互信賴，障礙健全的群體化，使得社會不容易建立起公義與法治的秩序。又如過去以科舉取士的帝王時代，讀書人若是無法取得功名，則在現實的生活中，就會因為既無法從事農耕或工技來安家活口，若是羞恥於商賈買賣，又無有功名士途以顯耀宗族，即難免招來「百無一用是書生」的譏諷與輕視。但是在眾多讀書人中，能得取功名者畢竟是少數，因而讀書人普遍有著相當的「自我認同受創」的心理人格，並且也多有憤世嫉俗的傾向。由於「自我挫敗感」不僅會形成自卑與焦慮的心理，同時也是「嫉妒」的引爆點，因而形成既卑慢又善嫉的心理，所以在古代中國的文人間，即普遍存在著互相猜忌、輕慢與嫉妒，所謂「文人相輕」，此風尤以封建官場為盛。這種因社會環境的因素，而形成特殊族群的挫敗感與心理障礙，不僅發生在讀書人的身上，也同樣的發生在近幾百年來佛教僧侶的身上。

自唐末、五代、宋、元以降，因為佛教日趨衰微，造成僧侶素質的普遍低落，僧伽的德學才智，日漸無法為社會所敬信。此後，加上明朝朱元璋採行的宗教政策，是讓「佛教日漸的弱化、銷亡」，使得明代以後的華人佛教，多只能靠宗教服務與靈異、感應，來維繫基本的信仰人口。此外，由於基督教的傳



入，帶進了優質的人文與教育水平的新視野，如此影響所及，是佛教教育水平與僧伽素質的相形低落，以及信仰人口偏於社會的中下階層。如是加上佛教過度信仰化的宗教形態，使得社會當中邊緣化的人口（即所謂適應不良或生活能力不足者），大量的依附於佛教以尋求慰藉，甚至以側身僧籍為安身之道亦大有人在。因此，在近代信仰佛教的族群裏，似乎普遍有著相當程度的「自我認同受創」心理，所以相輕、相嫉、相爭與蜚短流長，也就成為佛教內的普遍現象了。這使得教內許多憂心於佛教發展的大德，起而呼籲「若要佛法興，就要僧讚僧」。

特別要注意的是，近幾年來在華人社會中，學習南傳佛教者日漸增多，但因為華人社會是以「（大乘）菩薩道」為佛教信仰的主流，所以造成居於少數的南傳佛教修學者，不僅受到華人佛教主流之「（大乘）菩薩道」的排斥與不容，也不容易得到一般社會大眾的了解與重視。在此之下，自許是學習正統佛教的華人南傳佛教學人，不免在現實的生活與心理上，有著相當程度的「自我挫敗感」與沮喪感，以致於有句「南傳真是難傳」的說法。這種既自許、自負，卻又面對挫敗與沮喪的身心困境，使得華人南傳佛教族群的內部，雖說是修學滅苦的法，但在現實生活裏，部份的南傳佛教學人難免於失落、鬱悶、沮喪心緒，還有對華人佛教主流的情緒性反彈、對立與爭執。如此一來，不僅加深了南傳佛教與「（大乘）菩薩道」之間的緊張及無謂衝突，而南傳佛教內部也存在著互相猜忌、相輕、相嫉的心理問題。同時，基於形勢比人強的現實處境，愈是對立、衝突，就愈會感到心理上的挫敗，愈挫敗就愈加深心理上的鬱悶、焦躁、不滿、憤怒與對立的情緒。這些負面的現實及發展，即反應在佛教刊物及網路言論上，充斥著情緒批判及任意詆毀、相互對立的情況，不自覺的形成了「渴求肯定的焦慮」與「沮喪、空虛與沉淪」的心理輪迴與苦惱，這是現今華人的南傳佛教修學者，需要內自警覺與度越的所在。當然，長久以來自許是「大乘」的北傳「菩薩道」，在近二十年來，廣受南傳佛教學人的質疑與批評，又受到現代佛教學術考證及研究的「另類評價」，也同樣不免於「自我肯定的焦慮」，以及

被否定、拒絕的鬱悶與忿怨、對立心理。

當然，這樣的說法，勢必會引起許多人的不滿與反彈。但是，請諸方賢達及法友，靜靜的觀察與正思惟，想想 佛陀以「滅苦為本」的教誨，自觀「自我挫敗感」是否會引發強烈的自我保護心理，以及讓人逃避真實的自我與現實呢？是否會使人為「避免矮化」而強辯好爭與自我欺騙呢？正視身心的問題，正是解決問題的開始。錦繡文章與浩瀚經論只能作為修行的參考，卻無法保證看到菩提路，此與天下有心滅苦者共勉之。

六、佛法的修心理趣與人格模式

在前面的說明中提到，由「自我挫敗」形塑出的負面人格特質與行為取向，原本就不是道德層面的問題，但是對於「自我認同受創」者而言，是否具備「強烈、堅定的道德期許與篤實的節操」的節制，則是攸關其實際行為的表現。同樣的，對於一個心理人格健康的人來說，雖然「自我挫敗感」會引發多重的情欲發展，但是行為的取向，依然與「道德期許與節操」有直接、密切的關連。所以，道德的教育與節操的淬煉，雖無法絕對的令人具有一個健康的人格，但卻可以陶冶人的性格、節制人的行為素養，進而減少人與人之間的現實衝突，且有助於人的群體化，並有利於公義與法治的社會的產生。

佛法的修行方法常簡約的說為「戒、定、慧」，當中的「戒」則被視為修行的基礎與行為軌範。但是檢視「戒（含律）」的內涵，卻會發現呈現當中的實則是「心靈的德行與行為的倫理」，也就是如同俗世中的「道德期許與節操」。因此，「戒」的修持，雖可使人的行為取向，符合「解脫」的行為素質，並且陶冶、淬煉出「向於解脫」的性格，卻終究無法真正的形成「解脫苦惱」的解脫人格。但是「戒」對於僧團而言，卻是不可或缺的基礎要素。因為「戒」是使人歸向於同一「身心素質」的行為軌範、倫理，有了此一行為軌範、倫理，才有可能使僧侶有了社會化的行為基準，而「僧團」也才有形成的可能。對於初始尚未制戒的原創期僧團而言（即 佛陀與五比丘成立僧團後的初始時期），雖然彼此間無有具體約制的行為

軌範，但基於彼此相契的「身心素質」，而有著相契的行為面向與倫理，表面看是「無戒」，實則是「有戒」，即有著行為取向之本的「解脫人格」。因此，佛陀雖未制定具體的戒律規範，卻也能成立群體化的僧團。這正是 佛陀直到捨俗為僧者漸增後，因為學眾的「身心素質」不一，造成僧眾行為倫理的落差，才開始「施設」約制群體的具體行為軌範（正覺後第十二年）——戒——的原因所在。

佛法所說的「定」，說的是「以明為前相，生離欲、斷愛之八正道」已得齊備的「正定」（見大正藏《雜阿含》第 749 ；南傳《相應部》『道相應』1 經），而不是古印度反吠陀思潮盛行之「攝念專注的禪定」，也不以「念的攝止」與「梵的觀想」為修學宗趣。八正道中首要的是「正見」的確立，且必須在相應「明——五受陰苦如何現起（集法）與如何息止（滅法）的正覺」下，才能導向「當於六觸入處（五受陰）之緣生、無常、苦法，依遠離、依離貪、依滅盡、向於捨」的「正知見」（見大正藏《雜阿含》第 768 ；南傳《相應部》『道相應』2 經），這才是出離世間苦惱的「正見」（見大正藏《雜阿含》第 785 ；南傳《中部》『大四十法經』）。「正見」能引發向於滅苦的「正思惟」（即導向滅苦的覺察思惟；或譯為正志，即滅苦的認定、期許），再形成向於滅苦的行為軌範、倫理，即正語、正業、正命，也就是「戒」。如是，依循滅苦的行為軌則而「無懈怠的實踐」——正勤，則能陶冶、淬煉出「正向於解脫」的意志及人文素養，只有如此還無法真正的形成「解脫的人格」，但卻能相契於滅苦的基礎。

若要真正的形成「解脫的人格」，當中非常重要的關鍵，是在於「正念（四念處）——對身心實況（六觸入處集法與滅法）的現觀」（此與正見同為「慧」的修學）。因為只有對生理的內涵與作用，內在理性認知與多重情欲的關涉影響及發展，還有依之而起的行為取向，能夠如實深細的覺知：如何的形成與開展，並且明了當中的事實與歸趣，這才會真正的內覺自明於「苦惱現起的真相」與「滅苦道路的所在」（即十二因緣、八正道——四聖諦的覺知）。對

於身心為關涉影響而起與變遷不定的覺察，也就是身心因緣的觀察，還有緣生與無常的正見，這即是在斷無明以後，為斬斷苦惱葛藤的根本——自我的渴愛——而使力。

關於正念的修行即是念覺分，這是從六觸入處觀集法與滅法下手，次第的「隨集法、滅法正觀身、受、心、法」（見大正藏《雜阿含》第 609 經；南傳《相應部》『念相應』42 經）。當觀四念處集法與滅法成就（明），則能產生對於「苦與苦滅的道路」與佛、法、僧的淨信（即依慧根成就信根；見大正藏《雜阿含》第 655 經；南傳《相應部》『根相應』52 經），並能依「當於五受陰緣生法」序開展出擇法覺分、精進覺分、喜覺分、猗覺分、定覺分、捨覺分，也就是七覺分的體現（見大正藏《雜阿含》第 737,810 經；南傳《相應部》『覺支相應』13-14 經）。這當中正念覺分的修行，讓人對於身心內容得以專注覺察、明見，而擇法、精進覺分則使人從身心的明見中，更進一步的確立「離貪得以滅苦」的如實正道，並精勤的實踐「離欲、斷愛」的作為。從如實的正見與精勤於離貪作為中，產生對於佛、法、僧的淨信，因有信而得以生悅，又因悅而能生喜，當成就喜覺分，即能使人更確定不移的穩固「滅苦的信念」與實踐力量。依喜覺分而有猗覺分（輕安），依猗覺分（輕安）而有樂，依樂而有離貪的「正定」——定覺分（見南傳《相應部》『因緣相應』23 經）。明見因緣法與正見、正信、實踐離貪正行的力量，使得於六觸入處遠離貪愛的身心，達於離貪的初禪乃至四禪中（見大正藏《雜阿含》第 483 經），離貪使得六根不逐六境，六識不增長、現住於六根、六境之緣，身心的平穩與苦息得以深刻與確定，成為一種堅定不移的身心狀態，這也就是「正定」（見南傳《相應部》『道相應』9,8 經）。依定覺分則能達於捨覺分，就是捨除貪、瞋、癡的身心狀態，正向於苦惱息止的解脫（見大正藏《雜阿含》第 749 經；南傳《相應部》『道相應』1 經），得成就三藐三菩提（見大正藏《雜阿含》第 727 經；南傳《相應部》『覺支相應』16 經）。〈待續〉



從古老經法認識

佛陀的修證（下）

選錄自 隨佛法師 Bhikkhu Vūpasama 著
《原始佛教之確證及開展》第三章 第一節 © 2010

4. 佛陀教導如何修習正覺：

如實知五受陰是集法、滅法，即得明；五受陰的集法、滅法，即為十二因緣法；觀察五受陰的集法、滅法，當於「六觸入處」觀集法與滅法。如是觀者則得明、斷無明，成就須陀洹。

1. 南傳《相應部》蘊相應 SN22.126 經

- 一 [爾時，世尊]在舍衛城…乃至…
- 二 時，有一比丘，來詣世尊住處。詣而…乃至…
- 三 坐於一面而彼比丘，白世尊言：「大德！無明，說無明者。大德！何為無明？如何為無明人耶？」
- 四 「比丘！此處有無聞之凡夫，於色有集法，不如實知色乃有集法。於色有滅法，不如實知色乃有滅法。於色有集、滅法，不如實知色乃有集、滅法。
- 五 於受有集法，不如實知受乃有集法。於受有滅法，不如實知受乃有滅法。於受有集、滅法，不如實知受乃有集、滅法。
- 六 想有集法…乃至…
- 七 於行有集法，不如實知行乃有集法。於行有滅法，不如實知行乃有滅法。於行有集、滅法，不如實知行乃有集、滅法。
- 八 於識有集法，不如實知識乃有集法。於識有滅法，不如實知識乃有滅法。於識有集、滅法，不如實知識乃有集、滅法。
- 九 比丘！說此為無明，如是為無明人。」
- 一〇 如是說已，彼比丘白世尊言：「大德！明，說明者。大德！何者為明？何者為明人耶？」
- 一一 「比丘！於此處有有聞之聖弟子。有色集法者，如實知有色集法。有色滅法者，如實知有色滅法。有色集、滅法者，如實知有色集、滅法。
- 一二 有受集法者……乃至……
- 一三 有想集法者……乃至……
- 一四 有行集法者……乃至……
- 一五 有識集法者，如實知有識集法。有識滅法者，

如實知有識滅法。有識集、滅法者，如實知有識集、滅法。

一六 比丘！說此為明，如是為明人。」

2. 南傳《相應部》因緣相應 SN12.21 經（參大正藏《雜阿含》68 經）

- 一 [爾時，世尊]住舍衛城。
- 二 [世尊宣曰：]「諸比丘！如來具足十力，具足四無所畏，示知牛王之事，於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濟度眾生。
[所謂]：色如是如是，色之集如是如是，色之滅如是如是；受如是如是，受之集如是如是，受之滅如是如是；想如是如是，想之集如是如是，想之滅如是如是；行如是如是，行之集如是如是，行之滅如是如是；識如是如是，識之集如是如是，識之滅如是如是。此有時即彼有，此生時即彼生。此無時即彼無，此滅時即彼滅。
- 三 即緣無明有行，緣行有識……如是此是全苦蘊之集。
- 四 依無明之無餘，依離貪滅乃行滅，依行滅乃識滅……如是此為全苦蘊之滅。」

3. 大正藏《雜阿含》68 經（參南傳《相應部》因緣相應 SN12.44, 45 經，六處相應 SN35.107 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常當修習方便禪思，內寂其心，如實觀察。云何如實觀察？如實知此色，此色集，此色滅。此受……。想……。行……。（此）識，此識集，此識滅。

云何色集？受、想、行、識集？緣眼及色眼識生，三事和合生觸，緣觸生受，緣受生愛，乃至純大苦聚生，是名色集。如是緣耳……。鼻……。舌……。身……。緣意及法生意識，三事和合生觸，緣觸生受，緣受生愛，如是乃至純大苦聚生，是名色集，受、想、行、識集。

云何色滅？受、想、行、識滅？緣眼及色眼識生，三事和合生觸；觸滅則受滅，乃至純大苦聚滅。如是耳……。鼻……。舌……。身……。緣意及法意識生，三事和合生觸；觸滅則受滅，受滅乃至純大苦聚滅，是名色滅，受、想、行、識滅。是故比丘！常當修習方便禪思，內寂其心」。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4. 南傳《相應部》六處相應 SN35.107 經

- 一 爾時，世尊住王舍城竹林迦蘭陀園。
- 二 「諸比丘！說世間之生起與滅沒。且諦聽。
- 三 諸比丘！以何為世間之生起耶？
- 四

以眼與色為緣，而生眼識，三者和合為觸，依觸之緣生受，依受之緣生愛，依愛之緣而取，依取之緣而有，依有之緣而生，依生之緣而有老死、憂悲苦惱絕望，此即世間之生起。

五~八

以耳與聲為緣……以鼻與香為緣……以舌與味為緣……以身與觸為緣……

九

以意與法為緣生意識，三者和合為觸，依觸之緣生受，依受之緣而愛，依愛之緣而取，依取之緣而有，依有之緣而生，依生之緣而有老死、憂悲苦惱絕望。此即世間之生起。

十 以何為世間之滅沒耶？

十一~十六

以眼與色為緣生眼識，三者和合為觸。依觸之緣生受，依受之緣而愛，依其愛之無餘離卻滅盡，則取之滅盡……如是滅盡此一切苦蘊。

十七 比丘等！此即世間之滅沒。」

5. 見十二因緣集法、滅法，得明、斷無明，成須陀洹：

1. 南傳《相應部》預流相應 SN55.28 經；大正藏《雜阿含》845、846 及 846 之次經

- 一 舍衛城因緣。
- 二 時，給孤獨居士來至世尊住處。至已，禮敬世尊，坐於一面。時，世尊言坐於一面之給孤獨居士

曰：

三 「居士！聖弟子當止息五種怖畏、怨讎，成就四種預流，以慧善觀聖理，善通達時，若心欲者，則自得記別，而曰：「於我地獄滅盡、畜生滅盡、餓鬼趣滅盡、惡生、惡趣、墮處滅盡，而得預流，墮法滅、決定、趣向等覺。」

以何為五種怖畏、怨讎之止息耶？

四 居士！殺生者，緣殺生而於現法生怖畏、怨讎，於來世生怖畏、怨讎，心中受苦憂。離殺生者，則如是之怖畏、怨讎止息。

居士！不與取者，緣不與取而於現法生怖畏、怨讎，於來世生怖畏、怨讎，心中受苦憂。離不與取者，則如是之怖畏、怨讎止息。

居士！邪淫者，緣邪淫而於現法生怖畏、怨讎，於來世生怖畏、怨讎，心中受苦憂。離邪淫者，則如是之怖畏、怨讎止息。

居士！妄語者，緣妄語而於現法生怖畏、怨讎，於來世生怖畏、怨讎，心中受苦憂。離妄語者，則如是之怖畏、怨讎止息。

居士！飲酒者，緣飲酒而於現世生怖畏、怨讎，於來世生怖畏、怨讎，心中受苦憂。離飲酒者，則如是之怖畏、怨讎止息。

此為五種怖畏、怨讎之止息。

五 以何為成就四種預流支耶？

居士！於此有聖弟子，於佛成就證淨，而曰：「彼世尊為應供、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於法……於僧……於聖者之所樂不破、不穿、不雜、不穢，離脫，智者所讚，不執取，成就能發三摩地之戒。此為成就四種預流支（*1）。

六 以何為慧善觀聖理，善通達之耶？

居士！於此有聖弟子，對緣善作意，而曰：「彼有故此有，彼生故此生，彼無故此無，彼滅故此滅。」謂：緣無明生行，緣行生識，緣識生名色，緣名色生六處，緣六處生觸，緣觸生受，緣受生渴愛，緣渴愛生取，緣取生有，緣有生有，緣生有老死愁悲苦憂惱。如是，此為一切苦蘊之集起。又：無明無餘離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故六處滅，六處滅故觸滅，觸滅故受



滅，受滅故渴愛滅，渴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死愁悲苦憂惱滅。如是，此為一切苦蘊之滅。」此為以慧善觀聖理，善通達。

七 居士！聖弟子於此五種怖畏、怨讎當止息，成就此四種預流支，以慧善觀聖理，善通達時，若心欲者，則自得記別，而曰：「於我地獄滅盡、畜生滅盡、餓鬼趣滅盡、惡生惡趣、墮處滅盡，而得預流，墮法滅、決定、趣向等覺。」

* 1：「於佛、法、僧不壞淨信、聖戒成就」，在《雜阿含》稱為四不壞淨，名信根，但在《相應部》則又另稱為四預流支，亦名信根（見根相應 SN48.8 經；預流相應 SN55.16 經）。《相應部》又另說四預流支是「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作意，法隨法行」（見預流相應 SN55.50 經），而此種說法則同於《雜阿含》。所以，在《相應部》中，四預流支有兩種定義。

6. 禪觀的修證次第：

應先如實知五蘊集、滅，而得正見五蘊無常。

1. 南傳《相應部》蘊相應 SN22.102 經；大正藏《雜阿含》270 經

一~二 [爾時，世尊]住舍衛城……乃至……

三 「諸比丘！以修習無常想，多習者，永盡一切欲貪，永盡一切色貪，永盡一切有貪，永盡一切無明，永斷一切我慢。」

四 諸比丘！譬如田夫，秋時執大犁而耕，以斷一切生長之根。諸比丘！如是修習無常想，多習者，永盡一切欲貪，永盡一切色欲，永盡一切有貪，永盡一切無明，永斷一切我慢。

五~一三 諸比丘！如染修習無常想，多習者，永盡一切欲貪，永盡一切色貪，永盡一切有貪，永盡一切無明，永斷一切我慢。

一四 諸比丘！如何修習無常想？如何多修習者，永盡一切欲貪…乃至…永斷一切我慢耶？

一五 此是色，此是色之集，此是色之滅，此是受……想……行……識之集，此是識之滅。

一六 諸比丘！如是修習無常想，如是多習者，永盡一切欲貪，永盡一切色貪，永盡有貪，永盡一切無明，永斷一切我慢。」

觀五蘊集與滅，得正見五蘊無常、苦、無我，則喜貪盡。

2. 南傳《相應部》蘊相應 S22.51 經；大正藏《雜阿含》1 經

一~二 [爾時，世尊]在舍衛城…乃至…

三 「諸比丘！若比丘觀無常之色為無常者，則得正見。若正觀者，則厭患，喜盡故貪盡，貪盡故喜盡。喜貪盡故，名為心解脫、善解脫。」

四 諸比丘！若比丘觀無常之受為無常者，則得正見。若正觀者，則厭患。喜盡故貪盡，貪盡故喜盡。喜貪盡故，名為心解脫、善解脫。

五 諸比丘！若比丘觀無常之想為無常者…乃至…

六 諸比丘！若比丘觀無常之行為無常者，則得正見。若正觀者則厭患。喜盡故貪盡，貪盡故喜盡。喜貪盡故，名為心解脫、善解脫。

七 諸比丘！若比丘觀無常之識為無常者，則得正見。若正觀者則厭患。喜盡故貪盡，貪盡故喜盡。喜貪盡故，名為心解脫、善解脫。」

3. 大正藏《雜阿含》1 經；南傳《相應部》蘊相應 S22.51 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觀色無常，如是觀者，則為正見；正見者則生厭離，厭離者喜貪盡，喜貪盡者說心解脫。如是觀受、想、行、識無常，如是觀者，則為正見；正見者則生厭離，厭離者喜貪盡，喜貪盡者說心解脫。如是比丘！心解脫者，若欲自證，則能自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7. 當具足五根、成就解脫：

未具足五根、成就四禪之有學聖弟子，當精勤修習七覺分，成就四禪定；阿羅漢修習五根究竟滿足，成就四禪。

1. 大正藏《雜阿含》855 經；南傳《相應部》預流相應 SN55.40 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難提優婆塞，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若聖弟子，於此五根一切時不成就者，為放逸，為不放逸？」佛告難提：「若於此五根一切時不成就者，我說此等為凡夫數。若聖弟子

不成就者，為放逸，非不放逸。

難提！若聖弟子，於佛不壞淨成就而不上求，不於空閑林中，若露地坐，晝夜禪思，精勤修習勝妙出離，饒益隨喜；彼不隨喜已歡喜不生，歡喜不生已身不猗息，身不猗息已苦覺則生，苦覺生已心不得定。心不得定者，是聖弟子名為放逸。於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亦如是說。

如是難提！若聖弟子成就於佛不壞淨，其心不起知足想，於空閑林中，樹下、露地，晝夜禪思，精勤方便，能起勝妙出離隨喜；隨喜已生歡喜，生歡喜已身猗息，身猗息已覺受樂，覺受樂已心則定。若聖弟子心定者，名不放逸。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亦如是說」。

佛說此經已，難提優婆塞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禮佛足而去。

有學者：知四聖諦，於五根未究竟滿足，未身觸而住；無學者：於五根已究竟滿足，身觸而住，無未來六根生。

2.南傳《相應部》根相應 S48.53 經（參大正藏《雜阿含》845、855 經）

一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拘睺彌城瞿師羅園。

二

於此，世尊告諸比丘曰：…乃至…「諸比丘！有何理趣，依此理趣故，有學之比丘住有學地，知「我為有學」；無學之比丘住無學地，知「我為無學」耶？

「大德！我等於法，以世尊為根本…乃至…

三

「諸比丘！有理趣。依此理趣故，有學之比丘住有學地，知「我為有學」；無學之比丘住無學地，知「我為無學。」

四

諸比丘！有何之理趣，依其理趣故，有學之比丘住有學地，知「我為有學」耶？諸比丘！此處有有學之比丘，對此為苦亦如實知，此為苦集亦如實知，此為苦滅亦如實知，此為順苦滅道亦如實知。諸比丘！有此理趣，依此理趣故，有學之比丘住有學地，知「我為有學。」

五

諸比丘！復次，有學之比丘如是思擇：「其餘之沙門、婆羅門，有如世尊之如是真實、如是說法者耶？」彼如是知：「其餘之沙門、婆羅門，有如世尊之如是真實、如是說法者，無也。」諸比丘！有此理趣，依此理趣故，有學之比丘住有學地，知「我為有學。」

六

諸比丘！復次有學之比丘，知於五根，即：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是。以其趣、其最勝、其果、其究竟，於身不觸而住，於慧通達而觀。諸比丘！有此理趣，依此理趣故，有學之比丘住有學地，知「我為有學。」

七

諸比丘！有何之理趣、依何之理趣故，無學之比丘，住無學地，知「我為無學」耶？諸比丘！於此無學之比丘，知於五根。即：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是。以其趣、其最勝、其果、其究竟，於身觸而住，於慧通達而觀。諸比丘！有此理趣，依此理趣故，無學之比丘，住無學地，知「我為無學。」

八

諸比丘！復次，無學之比丘，知於六根，即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是。總此六根一切一切種，皆可滅於一切無餘，於任何他處不再生六根，此當知。諸比丘！有此理趣，依此理趣故，無學之比丘，住無學地，知「我為無學。」

8. 修證解脫之道次第：

明為前相，生諸善法，慚、愧隨生已，能生正見。正見生已，次第起八正道。修八正道滿足，斷貪、瞋、癡，得解脫。

1.大正藏《雜阿含》749 經；南傳《相應部》道相應 SN45. 1 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無明為前相故，生諸惡不善法時，隨生無慚、無愧；無慚、無愧生已，隨生邪見。邪見生已，能起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



若起明為前相，生諸善法時，慚、愧隨生；慚愧生已，能生正見。正見生已，起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次第而起。正定起已，聖弟子得正解脫貪欲、瞋恚、愚癡；如是聖弟子得正解脫已，得正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明見五受陰集法、滅法，得正見五受陰是緣生法、無常、苦法，斷五蘊貪愛，心得解脫，成阿羅漢。

1.大正藏《雜阿含》6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色不知，不明、不離欲貪，心不解脫者，則不能越生老病死怖。如是受、想、行、識，不知、不明、不離欲貪，心不解脫者，則不能越生老病死怖。諸比丘！於色若知、若明、若離欲貪，心解脫者，則能越生老病死怖。如是受、想、行、識，若知、若明、若離欲貪，心解脫者，則能越生老病死怖」。

佛說此經已，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9. 佛陀與阿羅漢的修證：

若於五受陰厭、離欲、滅、不起、解脫，佛陀與阿羅漢皆同；在正覺上，佛陀是未曾聞法能自覺法，阿羅漢則聞法而覺。

1.大正藏《雜阿含》75經；南傳《相應部》蘊相應 SN22.58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受陰。何等為五？謂色受陰，比丘於色厭，離欲，滅，不起，解脫，是名如來、應、等正覺。如是受、想、行、識厭，離欲，滅，不起，解脫，是名如來、應、等正覺。比丘！亦於色厭，離欲，滅，名阿羅漢（慧解脫）。如是受、想、行、識厭，離欲，滅，名阿羅漢（慧解脫）。（

*1)

比丘！如來、應、等正覺，阿羅漢（慧解脫），有何差別？」比丘白佛：「如來為法根，為法眼，為法依，唯願世尊為諸比丘廣說此義！諸比丘聞已，當

受奉行」。

佛告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如來、應、等正覺，未曾聞法能自覺法，通達無上菩提；於未來世聞覺聲聞而為說法，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八道。比丘！是名如來、應、等正覺，未得而得，未利而利，知道，分別道，說道，通道，復能成就諸聲聞，教授教誡；如是說正順欣樂善法，是名如來、羅漢差別」。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1：參大正藏《雜阿含》55、257、710經：見四聖諦、斷無明者，是慧解脫，此即是須陀洹的證量。由於斷無明者，正知五蘊無常、苦，而於五蘊生厭、離欲，故於五蘊不妄取是我、我所，此即「行滅」，亦令「識不住於名色之緣」，則無有未來世六入生，如是得於五蘊滅盡、不起、解脫，而離貪欲、心解脫者，才是阿羅漢。

由於佛陀與阿羅漢在五蘊離欲、解脫上，是等同一致，所以本經問佛陀與阿羅漢（慧解脫）的差別為何？這有兩種解釋：

一、合理化的解釋：

這是指佛陀與阿羅漢在見四聖諦、斷無明上，也就是在正覺上，佛陀與阿羅漢有何差別？所以佛陀說兩者的差別是「未曾聞法，能自覺法」及「受教而覺」。因此，阿羅漢慧解脫是指「阿羅漢之正覺」，不是指阿羅漢，慧解脫是指見四聖諦、斷無明。

二、真實認識的解釋：

關於本經經文問佛陀與阿羅漢（慧解脫）的差別為何？事實上應是問佛陀與阿羅漢的差別為何？「慧解脫」是出於後世的增添，這是優波離系僧團，為了合理化「菩薩」的信仰，將「一乘菩提道」改為「菩薩道」與「解脫道」分流而行，並且崇仰「菩薩」勝於阿羅漢，才編造「五上分結」的說法，主張「無明最後斷」。在此之下，才有「慧解脫」是阿羅漢的錯誤部義。本經原是問及「佛陀與阿羅漢的差別」，優波離系為合理自部部義，才在原始經說之阿羅漢後面，「畫蛇添足」的增入「慧解脫」一詞。日後，阿難系僧團受其影響，分化為重經之雪山部及優波離系化之說一切有部，這才在傳誦的《雜阿含》中，一樣的增入「慧解脫」一詞。

原始經說是指佛陀與阿羅漢在離貪、解脫上，無有任何差別，但是在見四聖諦、斷無明上，也就是在正覺上，佛陀是「未曾聞法，能自覺法」，而阿羅漢是「受教而覺」。

佛教信仰與教法之流變

本篇接續《正法之光》第五期『教說增新及信仰轉變』

選錄自 隨佛法師 Bhikkhu Vūpasama 著《原始佛法與佛教之流變》© 2010

根據公元前一世紀世友論師著《十八部論》（鳩摩羅什譯）的記載，優波離師承分別說部印大陸三大支派（化地部、飲光部、法藏部）的見解，是共同承認「阿羅漢無漏」，這同於阿難系的見解，也契合經法的原說。這證明了宣傳「異法五事」的優波離系大眾部，是扭曲佛陀原說的事實。然而，在 佛陀與阿羅漢的修證，是否相同的問題上，優波離系大眾部主張「佛道異聲聞道」的說法，不僅分別說部印大陸三大支派的見解分歧，也和阿難系的主張不同，更不合於古老經法的原說共傳。反之，「佛與聲聞同」的說法，分別說系化地部與阿難系則同一主張，並且也契合於古老經法的原說共傳。如此可知，關於「未成正覺之聖者——菩薩」的說法，事實上是出自後世學人的「新創部義」，絕不是出自 佛陀的原說。部派佛教時代為了「菩薩信仰」而創造、發展出來的「菩薩道」，形成了勝於「解脫道」的新教義，而佛陀原說的「一乘菩提道」，則被優波離系的大眾部、分別說部，錯誤的轉變為「菩薩道」與「解脫道」分流而行。後世的佛弟子失於 佛陀的原說，信受後世佛教學派的「部義」，遂陷於在「菩薩道」與「解脫道」的對立當中，迷失於生死之途而不自覺，無法回歸於佛陀親說原教之「一乘菩提道」。

一、「菩薩信仰」對佛教教說的影響

優波離系師承的大眾部及分別說部僧團，除了推動原始經法所無有的「菩薩信仰」以外，更為了合理化「菩薩勝於阿羅漢」的新說法，修改了古來傳統的經法傳誦。在 佛陀的教法中，生死輪迴是緣於無明及渴愛，而修行必是先見「因緣法」，而「唯有斷無明以後，才稱得上是聖者」。見大正藏《雜阿含》296,256,103 經、南傳《相應部》『因緣相應』21 經及『蘊相應』126 經¹：

《雜阿含》296 經：「我今當說因緣法及緣生法。云何為因緣法？謂此有故彼有，謂緣無明行，緣

行識，乃至（緣生有老死），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云何緣生法？謂無明、行……。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來自所覺知，成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緣生有老死。」

《雜阿含》256 經：「色生、滅法，色生、滅法如實知；色無常，色無常如實知；色磨滅法，色磨滅法如實知。（受……；想……；行……；）識生、滅法，識生、滅法如實知；識（無常），識無常如實知；識磨滅法，識磨滅法如實知。拘絺羅！於此五受陰如實知，見，明，覺，慧，無間等，是名為明。」

《雜阿含》103 經：「於五受陰，增進思惟，觀察生、滅：此色，此色集，此色滅；此受……。想……。行……。此識，此識集，此識滅。於五受陰如是觀生、滅已，我慢、我欲、我使一切悉除，是名真實正觀」

《相應部》『因緣相應』21 經：「如來……作獅子吼，轉梵輪，濟度眾生。〔所謂〕：色如是如是，色之集如是如是，色之滅如是如是；受……；想……；行……；識如是如是，識之集如是如是，識之滅如是如是。……即緣無明有行，緣行有識……如是此是全苦蘊之集。依無明之無餘，依離貪滅乃行滅，依行滅乃識滅……如是此為全苦蘊之滅。」

《相應部》『蘊相應』126 經：「比丘！於此處有有聞之聖弟子。……有色集、滅法者，如實知有色集、滅法。有受集、滅法者……；有想集、滅法者……；有行集、滅法者……；有識集、滅法者，如實知有識集、滅法。比丘！說此為明，如是為明人。」

根據可能是阿難系原上座弟子轉化之雪山部傳誦的律本——《毘尼母經》，當中也提到見「十二因緣」即是見法，見法即為正見 佛陀。見漢譯《毘尼母經》卷四²：

「阿難！若人見十二因緣，是為見法，亦得見



我。」

佛陀的教導是先見集法與滅法（十二因緣法），得明、斷無明，了知緣生法無常，正見「於六觸入處遠離貪愛之八正道」是正向苦滅之道，成就「四聖諦之初轉、四行」的正覺，而後斷渴愛、解脫。見南傳《相應部》『蘊相應』102 經、大正藏《雜阿含》749,257,31,6 經³：

《相應部》『蘊相應』102 經：「諸比丘！如何修習無常想？如何多修習者，永盡一切欲貪…乃至…永斷一切我慢耶？此是色，此是色之集，此是色之滅；此是受……；想……；行……；識之集，此是識之滅。諸比丘！如是修習無常想，如是多習者，永盡一切欲貪……永斷一切我慢。」

《雜阿含》749 經：「若起明為前相，生諸善法時，慚、愧隨生；慚愧生已，能生正見。正見生已，起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次第而起。正定起已，聖弟子得正解脫貪欲、瞋恚、愚癡；如是聖弟子得正解脫已，得正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雜阿含》257 經：「色如實知，色集、色滅、色滅道跡如實知。受……。想……。行……。識如實知，識集、識滅、識滅道跡如實知。拘絺羅！於此五受陰如實知，見，明，覺，慧，無間等，是名為明。」

《雜阿含》31 經：「若沙門、婆羅門，於色如實知，色集如實知，色滅如實知，色滅道跡如實知故，輪屢那！當知此沙門、婆羅門，堪能斷色。如是輪屢那！若沙門、婆羅門，於受……。想……。行……。識……堪能斷識。輪屢那！於意云何？色為常為無常耶？」答言：「無常」。又問：「若無常者是苦耶？」答云：「是苦」。舍利弗言：「若色無常，苦者，是變易法，聖弟子寧於中見色是我，異我，相在不？」答言：「不也」。「輪屢那！如是受……。想……。行……。識……。於一切色不是我，不異我，不相在，是名如實知。輪屢那！聖弟子於色生厭，離欲，解脫，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受……。想……。行……。識……。」

《雜阿含》6 經：「諸比丘！於色若知、若明、若離欲貪，心解脫者，則能越生老病死怖。如是受、

想、行、識，若知、若明、若離欲貪，心解脫者，則能越生老病死怖」

此外，「見因緣法，斷無明」者，明見正向滅苦之「離貪八正道」。見大正藏《雜阿含》768 經⁴：

《雜阿含》768 經：「我為善知識故，令諸眾生修習正見，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乃至修正定，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

無明斷者，是為須陀洹，也得斷身見、疑、戒禁取，必當「地獄、惡鬼、畜牲三惡趣永盡」，並且是「七有人、天，究竟苦邊」。見大正藏《雜阿含》845 經⁵：

《雜阿含》845 經：「若比丘於五恐怖、怨對休息，三事決定不生疑惑，如實知見賢聖正道，彼聖弟子能自記說：地獄、畜生、餓鬼惡趣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何等為五恐怖、怨對休息？若殺生因緣罪，怨對恐怖生，若離殺生者，彼殺生罪怨對因緣生恐怖休息。……若離偷盜，邪淫，妄語，飲酒罪，怨對者因緣恐怖休息。……何等為三事決定，不生疑惑？謂於佛決定離於疑惑，於法、僧決定離疑惑，是名三法決定離疑惑。何等名為聖道如實知見？謂此苦聖諦如實知，此苦集聖諦，此苦滅聖諦，此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是名聖道如實知見。」

這是說已斷無明的人，即得斷除五蘊是我、我所的妄見——身見⁶，對佛、法、僧與生死輪迴無有疑惑——斷疑⁷，對有益或無益於解脫的作為，皆無有錯見——斷戒禁取，也不再在地獄、惡鬼、畜牲等三惡趣的苦報，同時「最多僅有人、天趣中七次的生死」（初期佛教時代只說五趣輪迴，尚未有阿修羅道的說法），即達致生死輪迴的滅盡。因此，凡是多生多世流轉生死者⁸，即是出於「無明」未斷的緣故，而「無明未斷就是生死凡夫」。這是阿諸部難系《雜阿含》與優波離師承分別說系《相應部》的共說，不僅是古來僧團的共同傳誦，也是分別說系諸部承認的傳誦。見《相應部》『因緣相應』28 經及『根相應』53 經：

『因緣相應』28 經：「居士！聖弟子當止息五種怖畏、怨讎，成就四種預流，以慈善觀聖理，善通達時，若心欲者，則自得記別，而曰：「於我地獄滅

盡、畜生滅盡、餓鬼趣滅盡、惡生、惡趣、墮處滅盡，而得預流，墮法滅、決定、趣向等覺。……居士！於此有聖弟子，對緣善作意，而曰：「彼有故此有，彼生故此生，彼無故此無，彼滅故此滅。」謂：緣無明生行，緣行生識，緣識生名色，緣名色生六處，緣六處生觸，緣觸生受，緣受生渴愛，緣渴愛生取，緣取生有，緣有生生，緣生生老死愁悲苦憂惱。如是，此為一切苦蘊之集起。無明無餘離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故六處滅，六處滅故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渴愛滅，渴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死愁悲苦憂惱滅。如是，此為一切苦蘊之滅。」

『根相應』53 經：「諸比丘！此處有有學之比丘，對此為苦亦如實知，此為苦集亦如實知，此為苦滅亦如實知，此為順苦滅道亦如實知。」

由此可知，須陀洹是已見因緣法、四聖諦，斷無明及三結的聖弟子。在 佛陀的教法中，見因緣法、四聖諦得斷無明，不墮三惡趣，決定正向三藐三菩提，七有人天、究竟苦邊。若不見因緣法、四聖諦，是為無明，則輪迴五趣而速旋轉，長夜驅馳生死，不得出離。這當中無有第三種道路，無有無明不斷，卻可斷身見、疑、戒禁取等諸煩惱，亦為聖者的說法，也無有斷無明，而得長久處於生死，可以不於人天七有必達苦盡、涅槃的事實。

優波離系的大眾部與南方分別說部，將『本生』故事中，「佛陀未正覺」猶流轉五趣之時，視為聖者——菩薩——的觀點，是不合於古來共同傳誦的教法。這也就是出自阿難系的雪山部及說一切有部，同樣主張「菩薩是凡夫」的理由。

見公元前一世紀之世友 Vasumitra 著，陳述印度諸部派主張的論著，在六世紀初由鳩摩羅什 Kumārajīva 舊譯之《十八部論》⁹ 與六世紀真諦 Paramārtha 次譯的《部執異論》：

《十八部論》¹⁰：「彼薩婆多根本見者，……菩薩是凡夫有結使，未超昇離生，未超凡夫地受身。」

《部執異論》¹¹：「雪山部是執義本，菩薩是凡夫。」

在部派佛教中期的雪山部及說一切有部，一方面保留古來的傳誦立場，二方面承受部派時代新出的「菩薩信仰」的影響，才會既說「菩薩」，又依古老的經說標準，將優波離系宣說之處於生死的「菩薩」視為「凡夫」。既然古來傳誦的「佛陀原說」是如此，那麼此一「處於生死當中之聖者——菩薩」，信仰及說法應當如何成立呢？

由於「無明」的斷除，決定了結束生死輪迴的進程，必定在於七次生死之內，所以要將『本生』當中，「多生多世處於生死的修行者」合理化為聖者，就必需處理「斷無明」的問題了。

二、「五上分結」的新說與「修證次第」的改變

當審視現今分別說系銅鐸部傳誦的《相應部》¹²、《中部》，分別說系法藏部傳誦的漢譯《長阿含》¹⁴，以及大眾部傳誦的《增一阿含》¹³，都有一共同的特別說法，那就是將「無明」改成最後斷的煩惱。此一迥異於佛陀教法的傳誦，就是「五上分結」——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這是主張修行先斷身見、疑、戒取、貪欲、瞋恚，最後才斷所謂的「五上分結」，此即是「無明」最後斷的教說根據。

但是，「五上分結」的說法，在阿難系上座部的傳誦，相當於《相應部》、《中部》的漢譯《雜阿含》、《中阿含》中，卻不曾見到。說一切有部傳誦的《雜阿含》，無有優波離系的「五上分結」，只有在百年內增新傳誦的『記說』中，有著「九結」的說法而已！見《雜阿含》¹⁵：

「結者，九結：謂愛結，恚結，慢結，無明結，見結，他取結，疑結，嫉結，慳結。」

在漢譯《雜阿含》中，唯一提到優波離系主張的「五上分結」——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卻共同和「欲愛」放在一起的說法，是在現今大正藏《雜阿含》270 經，但是此經中無有說是「五上分結」。見漢譯《雜阿含》270 經：

「無常想修習、多修習，能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若比丘於室露地，若林樹間，善正思惟，觀察色無常，受、想、行、識無



常；如是思惟，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

另與此經相當的優波離師承分別說系銅鑠部傳誦的《相應部》「蘊相應」102經，則是說為「欲貪、色貪、有貪、無明、慢」，兩部經說間並無全然的共識。見《相應部》「蘊相應」102經¹⁶：

「諸比丘！以修習無常想，多習者，永盡一切欲貪，永盡一切色貪，永盡一切有貪，永盡一切無明，永斷一切我慢。……諸比丘！如何修習無常想？如何多修習者，永盡一切欲貪…乃至…永斷一切我慢耶？此是色，此是色之集，此是色之滅，此是受……想……行……識之集，此是識之滅。」

對照《雜阿含》270經與《相應部》「蘊相應」102經，主張「五上分結」的《相應部》，在此篇經文中，反而未見到「五上分結」的「掉」，而無有「五上分結」的《雜阿含》，卻在此篇經文中，意外的提到被優波離系稱為「五上分結」的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此外，《雜阿含》270經中所說，是以修「無常想」來作為斷除「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的方法，但在《相應部》「蘊相應」102經中，雖有說「修無常想」得「永盡一切欲貪、色貪、有貪、無明、慢」，卻是特別說明需要採取「觀五蘊集與滅」，作為「修習無常想」的方法。《雜阿含》270經的說法，不僅違反《雜阿含》262經及本身傳誦其餘諸經的修行次第，也不合於《雜阿含》及《相應部》的共說。反觀提倡「五上分結」的《相應部》，反而清楚無誤的強調「以因緣觀來建立無常想」。如是可知，《雜阿含》270經的說法，應是傳誦此經的說一切有部，對此經的內容「有所修改」了。

《雜阿含》270經有說一切有部初期的立場與主張，同時也加入了公元前二世紀有部接受『發智論』的見解以後，所作的增新與改變。阿難系分裂為雪山部及說一切有部以後，北印迦濕彌羅的說一切有部，在公元後二世紀集出《大毗婆沙論》時，「五上分結」的說法也不是毫無「爭議」，當時健陀羅（罽賓 Kaśpīra）¹⁷一帶的僧團就無有此說。見說一切有部《阿毘曇毘婆沙論》卷二十七¹⁸：

「云何結法？答言：九結及五上分結中掉是也。

云何非結法？答言：除九結及五上分結中掉，餘法是也。罽賓沙門，非如是說。問曰：何故罽賓沙門非如是說？答曰：罽賓沙門應如西方沙門所說，而不說者，有何意耶？答曰：以掉是壞想，或少分是結、少分非結……」

「五上分結」的傳誦，南傳分別說系的《相應部》與阿難系漢譯的《雜阿含》，兩者不同調的，「五上分結」是南傳《相應部》有之，但在《雜阿含》則無有的說法。這是佛滅後 116 年，出自優波離師承毘舍離僧團的摩訶提婆（大天），舉出「五事異法」以貶謫阿羅漢的證量，造成阿難系僧團起而反對，而優波離師承之優禪尼僧團妥協附和毘舍離僧團「阿羅漢不圓滿」的異說，此後僧團即分裂為彼此對抗的兩系、三大部派。優波離系僧團為了貶謫阿羅漢，合理化「神格理想化 佛陀—菩薩」的信仰，編造「五上分結」的新說法，主張「無明最後斷」。然而，「五上分結」的主張，認為修行的最終一步，如以度生為先，可以立意「慢慢斷無明」，不急於證涅槃，或者是立意「疾斷無明，速證解脫」。

此外，後世有「無明先斷一部份，再漸漸斷盡無明」的說法，或是以為「無明是最後斷」者，是指得到「解脫知見」。這兩種主張「無明後斷」，近似而不同的說法，都是「無法釐清古、新經說，未能辨明經說真假」的學人，在「古新混淆不清」之下，試圖「圓融古義與新說之間的矛盾」，所作出的「詮釋法」而已！根據阿難系及優波離系兩部僧團傳誦的共說，傳統經法對於「無明」的定義，「明」是指見因緣法、四聖諦。這見證於大正藏《雜阿含》296,256,103,846 之次,846,257,845 經；《相應部》『因緣相應』20,21 經、『蘊相應』126 經。因此，得明、斷無明，既不是斷貪愛的「解脫」，也絕不會是「解脫知見」。若以修證次第而言，是先斷貪、瞋、癡之後，自知已斷苦之集，而自證知已苦盡，此可從佛陀所說之「四聖諦，三轉、十二行」可知，所以應先斷無明與貪愛，通達解脫，才有解脫知見。如果以為得明、斷無明，是為解脫知見，這豈不成為無明未斷，而先得解脫？但試問：無明未斷，何有解脫？又在《相應部》中，說明「得解脫智」的條件，需於「內解脫，依一切取滅，住正念故，諸漏不隨增」，

當知先有解脫，才能得解脫智。見《相應部》『因緣相應』32 經¹⁹ 及大正藏《雜阿含》6 經：

《相應部》『因緣相應』32 經：「大德！若如是問我：『友！舍利弗如何知、如何見、自得智、稱說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再有生。』」大德！如是問我，應如是答：友！生乃有因，依其因滅，於其因盡，則知生已盡。於因之盡，知生已盡，而『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應作已辦，更不有生。』……佛陀：舍利弗！如何自稱得解脫智，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應作已作，更不有生耶？……我於內解脫，依一切取滅，住於正念。住正念故，諸漏不隨增，我不認我。」

《雜阿含》6 經：「諸比丘！於色若知、若明、若離欲貪，心解脫者，則能越生老病死怖。如是受、想、行、識，若知、若明、若離欲貪，心解脫者，則能越生老病死怖」

此外，又有以為貪愛也是無明，貪愛最後斷，所以無明是最後斷。這是認為須陀洹先斷少分無明，至阿羅漢才徹底斷盡無明，也是主張「無明漸漸斷盡」的一種說法。抱持此說者，多是將初期的傳誦與後期的增新、論說，一概的信守持受，既不知釐清古新分野，又要將原來的傳誦與新說的矛盾，加以圓融解釋，而發展出「四不像」的錯見。試問：貪愛包含於無明中，也屬無明，此說是出於何經呢？不論是古說或新義，都是無明與貪愛分別陳述，即使在「五上分結」的學說中，也是將「十結」說，「身見、疑、戒禁取、貪欲、瞋恚」及「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各各分別不同陳述，未曾說無明與貪愛皆屬無明。因此，「貪愛屬無明」及「無明漸漸斷」的說法，純屬古、新傳誦混淆不清，又試圖將矛盾予以圓融解釋的錯解而已！這不僅無助於釐清法義與修證次第，更製造出新的誤會與問題。

三、從「一乘菩提道」到「解脫道」與「菩薩道」的分流

出自優波離系「五上分結」的說法，是將原有先斷無明、後斷貪愛的「一乘菩提道」，分流為「菩薩道」及「解脫道」。當中「無明最後斷」的新主張，是為了閃避「佛陀原說」當中，「先斷無明者（須陀

洹）」必定「七有生死而證解脫」的教法限制，這才能將『本生』當中，佛陀過去「尚未正覺，多生輪迴生死」時，合理化為聖者——菩薩，並達到貶謫阿羅漢的目的。如是將「一乘菩提道」改為「菩薩道」與「解脫道」分流而行，並且崇仰「菩薩」勝於阿羅漢。

在此之下，原本是見因緣法、四聖諦，已斷無明而得「法眼淨」、「慧解脫」的須陀洹，才會在優波離系僧團主張之「無明最後斷（五上分結）」的「部義」下，被改變成「慧解脫阿羅漢」的新說法。《雜阿含》75 經（《相應部》「蘊相應」58 經）原是問及「佛陀與阿羅漢的差別」（如經文最後說如來、（阿）羅漢差別），應是優波離系僧團為了合理自部的「部義」，才會在原始經說之阿羅漢的後面，「畫蛇添足」的增入「慧解脫」一詞。佛滅後約 250 年，阿難系僧團的迦旃延尼子 Mahākātyāyana 受到優波離系的影響，接受優波離系之「菩薩」與「五上分結」的部義，寫成《發智論》一書，改變了阿難系維護經法的傳統，阿難系才分裂為重經的雪山部，還有優波離系化的說一切有部，而優波離系化的說一切有部，才會在傳誦的《雜阿含》中，如優波離系的將「慧解脫」一詞附加在「阿羅漢」上。

部派佛教時代各部派，經由相互影響及融會，許多原出於某部系的部義及信仰，會經由部派的交互融會，使「部義式的增新經說」發展為許多部系的「共說」，而成為後世共許、共學的「經義」，但這些少數特殊見解的「共同經義」，卻不合於更為廣大的古老經法的共說。如有名的『須深盜法經』，前段「知見生死集起，知見有生死滅盡」的「慧解脫」，也就是後段為佛陀教示須深的「先知法住，後知涅槃」，所謂見「十二因緣的集法及滅法」，得明、斷無明，當見法之後，再「獨一靜處，專精禪思」，乃至「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見大正藏《雜阿含》²⁰ 347 經：

「須深！於意云何？有生故有老死，不離生有老死耶？須深答曰：如是，世尊！有生故有老死，不離生有老死。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無明。（佛告須深）：有無明故有



行，不離無明而有行耶？須深白佛：如是，世尊！有無明故有行，不離無明而有行。佛告須深：無生故無老死，不離生滅而老死滅耶？須深白佛言：如是，世尊！無生故無老死，不離生滅而老死滅。（佛告須深）：如是乃至無無明故無行，不離無明滅而行滅耶？須深白佛：如是，世尊！無無明故無行，不離無明滅而行滅。佛告須深：作如是知、如是見者，為有離欲惡不善法，乃至身作證具足住不？須深白佛：不也，世尊！佛告須深：是名先知法住，後知涅槃。彼諸善男子，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離於我見，不起諸漏，心善解脫……尊者須深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爾時、須深見法，得法，覺法，度疑，不由他信，不由他度，於正法中心得無畏。」

此經先說見「集法及滅法」，得明、斷無明，成就得「慧解脫」²¹，但尚未依正覺而「離貪愛，成就四禪正定」，所以不是「心解脫的阿羅漢」。這與此經後段 佛陀的教導，原本是前後一致的說法。見《雜阿含》710,49,4,22 經²²：

《雜阿含》710：「比丘離貪欲者，心解脫；離無明者，慧解脫。若彼比丘離貪欲，心解脫，得身作證；離無明，慧解脫。是名比丘斷愛縛、結，慢無間等，究竟苦邊」。

《雜阿含》49：「色是生、滅法，受、想、行、識是生、滅法。知色是生、滅法者，名為知色；知受、想、行、識是生、滅法者，名為知（受、想、行、）識」。

《雜阿含》4 經：「比丘！於色若知、若明、（若斷、）若離欲貪，心解脫者，則能越生老病死怖。如是受、想、行、識，若知、若明、若斷、若離欲貪，心解脫者，則能越生老病死怖」。

《雜阿含》22 經：「愛欲斷故，愛欲斷者，如來說名心善解脫……心善解脫，成阿羅漢」。

然而，經由優波離系「無明後斷」的「部義」影響，此經的「慧解脫」，被誤解成「見法斷無明，未得四禪正定」的「慧解脫阿羅漢」。這種優波離系部派部義的解釋，影響了阿難系僧團，阿難系的迦旃延尼子，承受了優波離系的「菩薩」與「五上分結」的思想，寫出《發智論》，影響了北方原阿難系上座部的部分僧眾。見迦旃延尼子《發智論》²³ 及龍樹《大

智度論》卷二²⁴：

《發智論》：「五順上分結、謂色貪順上分結、無色貪順上分結、掉舉順上分結、慢順上分結、無明順上分結。」

《發智論》：「齊何名菩薩？答齊能造作增長相異熟業。得何名菩薩？答得相異熟業。如說慈氏汝於來世，當作作佛名慈氏，如來、應、正等覺。」

《大智度論》：「佛在世時法無違錯，佛滅度後初集法時亦如佛在。後百年阿輸迦王，作般闍于瑟大會，諸大法師論議異故，有別部名字。從是以來展轉，至姓迦旃延婆羅門道人，智慧利根盡讀三藏內外經書，欲解佛語故，作『發智經』八捷度。」

由於傳統的阿難系上座部不滿《發智論》中，諸多不合於傳統經說的說法，因而造成阿難系內部意見的分歧與分化，才分裂為重經的雪山部及重論的說一切有部。據真諦 Paramārtha 著作的『部執異論疏』²⁵ 與吉藏《三論玄義》²⁶：

『部執異論疏』：「上座弟子部，唯弘經藏，不弘律、論二藏故。……從迦葉已來，至優波笈多，專弘經藏，相傳未異。以後稍棄根本，漸弘毘曇。至迦旃延子等，棄本取末，所說與經不相符。欲刊定之，使改末歸本，固執不從。再三是正，皆執不迴，因此分成異部」。

《三論玄義》：「從迦葉至寂者柯，二百年已來無異部。至三百年初，迦旃延尼子去世，便分成兩部。一上座弟子部、二薩婆多部（即說一切有部）。所以分成二部者，上座弟子但弘經，以經為正，律開遮不定；毗曇但釋經，或過本，或減本，故不正弘之，亦不棄捨二藏也。而薩婆多部，謂毗曇最勝，故偏弘之。從迦葉至（優波）笈多，正弘經；從富樓那稍棄本弘末，故正弘毘曇；至迦旃延大興毘曇。上座弟子見其棄本弘末，四過宣令，遣其改宗，遂守宗不改，而上座弟子移往雪山避之，因名雪山住部。」

後來優波離系化的說一切有部，也就承受了此一模式的見解與思考，優波離系對『須深經』的解釋，也就成為兩部系的共解了。這一時代華人佛教的學人，不解佛教教法流變的內涵及始末，難免走上修學的歧途而不知。

四、「阿毘達摩」與部派佛教「菩薩道」的發展

現今流傳的《雜阿含》、《中阿含》、《長阿含》、《增一阿含》（南傳《相應部》、《中部》、《長部》、《增支部》）等四部聖典的形成，是在佛滅後百年「第二次聖典結集」時的編集成就。在四部聖典之外的『雜藏』，則是傳出於佛滅後 116 年「五事異法」之爭，造成佛教僧團分裂以後的事。當佛教分裂以後，部派初分為阿難系的上座部及優波離系的大眾部、分別說部，其後分別說部受到阿育王的大力支持，再分為化地部、法藏部、飲光部，此時錫蘭分別說系分派的銅鑠部還未形成。阿難系第二師優波鞠多 Upagupta 的阿育王時代，佛教分為兩大師承法系，共有五部僧團（五大部派），而由各部派將自部思想編集而傳出者，名為『雜藏』、『菩薩藏』（南印分別說系法藏部）。關於五部僧團的分化及教說的發展，可見於公元後二世紀，阿難系迦濕彌羅重論之說一切有部傳誦的《達磨多羅禪經》卷上²⁷：

「如來泥曰未久，阿難傳其共行弟子末田地，末田地傳舍那婆斯。此三應真咸乘至願，冥契于昔，功在言外，經所不辯必聞，軌無匠孱焉無差。其後有優波崛（多），弱而超悟，智紹世表，才高應寡，觸理從簡，八萬法藏所存唯要。五部之分始自於此」。

又根據公元後 416~418 年，法顯的『摩訶僧祇律私記』²⁸ 的記載：

「佛泥洹後，大迦葉集律藏為大師宗，具持八萬法藏；大迦葉滅後，次尊者阿難，亦具持八萬法藏；次尊者末田地，亦具持八萬法藏；次尊者舍那婆斯，亦具持八萬法藏；次尊者優波崛多，世尊記無相佛，如降魔因緣中說，而亦能具持八萬法藏，於是遂有五部名生」。

據梁朝慧皎（A.D.497 ~ 554）《高僧傳》²⁹，根據《阿育王傳》及迦濕彌羅說一切有部傳說的記載說：

「迦葉、阿難、末田地、舍那波斯、優波掘多，此五羅漢次第住持，至掘多之世，有阿育王者。王在波吒梨弗多城，因以往昔見佛遂為鐵輪御世。……遠會應真更集三藏，於是互執見聞各引師說，依據不同遂成五部。」

又隋吉藏的《三論玄義》，提到優婆掘多時代僧團分為五部，稱為「同世五師」。見《三論玄義》³⁰：

「同世五師者，於優婆掘多世即分成五部，一時並起，名同世五師。一曇無德、二摩訶僧祇、三彌沙塞、四迦葉維、五犢子部。」

《三論玄義》提到的「同世五師」中，有佛滅後約三百年中分出的犢子部，這應是誤說。因為阿難系第三師的優婆掘多，是佛滅後百餘年間的大德，怎麼會和公元前二世紀分化自說一切有部的犢子部同世呢？見《三論玄義》³¹：

「三百年從薩婆多出一部，名可住子弟子部，即是舊犢子部也。言可住子弟子部者，有仙人名可住，有女人是此仙人種，故名可住子。有阿羅漢，是可住女人之子，故名可住子。」

公元後四、五世紀間，阿難系重經正統的雪山部早已消失，而說一切有部（薩婆多部）支派之犢子部的分派正量部興盛，儼然以阿難系正宗自居，在公元後 511 年，說一切有部又為白匈奴王破滅於印度，法脈斷絕。隋朝《三論玄義》的作者吉藏（A.D. 549 ~ 623），出於翻譯陳述印度諸部派分化及教說之世友論的真諦 Paramārtha 師承，在公元後六世紀寫印度部派的分流，難免將當時的犢子部代替雪山部及說一切有部，作為阿難系之上座部的代表，而誤植在五部僧團當中。

此外，佛教造成兩大師承、五部僧團的分流以後，有關五部僧團自行增新的編纂傳誦，在漢地吳支謙的『法句經序』³²（A.D.230）中提到：

「四部阿含，佛去世後阿難所傳，卷無大小，皆稱聞如是處。佛所在究暢其說，是後五部沙門，各自鈔眾經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義條別為品。……故曰法句。」

部派佛教時代的增新，除了名為『雜藏』，或南印分別說系法藏部所傳的『菩薩藏』（當中有陀羅尼（咒））的增新以外，也包括『論藏』的編集，這都是作為確立自部部派的增新傳誦。見印順著《印度之



佛教》³³：

「化外之要求亟而「論藏」興，論興而空談盛。其極也，務深玄不務實際，哲理之思辨日深，化世之實效日鮮。至若『雜藏』興而情偽起，咒藏興而神秘熾，每異佛世之舊。」

原出於阿難系傳承的迦旃延尼子，因為受到優波離系的影響，背離阿難系「依止經法」的傳統，寫出違反傳統經法的《發智論》，開創出「重論」的說一切有部。此後，說一切有部以阿難系及禪法傳承之正宗自居，不僅自立大迦葉傳法於阿難的師承說法，又基於「重論」的立場，必需合理化自部的傳誦，而在有部傳誦的律藏中，作出「第一次經律結集」時大迦葉代表結集『阿毘曇（論）』的傳說。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³⁴：

「既結集毘奈耶已，具壽鄔波離從高座下。時迦攝波作如是念：後世之人少智鈍根，依文而解不達深義，我今宜可自說摩室里迦（本母），欲使經律義不失故。……摩室里迦（義為本母）我今自說，於所了義皆令明顯，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四無畏、四無礙解、四沙門果、四法句，無諍願智及邊際定、空、無相、無願、雜修諸定，正入現觀及世俗智、苦（奢）摩他、毘鉢舍那，法集、法蘊，如是總名摩室里迦。說是語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定，次第觀已還從定起，如前廣說。是故當知，此是蘇怛羅，此是毘奈耶，此是阿毘達磨，是佛真教，如是集已。……時五百阿羅漢既結集已，此即名為五百結集。」

另見唐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九³⁵：

「阿難聞持如來稱讚，集素咀攬（舊曰修多羅訛也）藏；優波釐持律明究眾所知識，集毘奈耶（舊曰毘那耶訛也）藏；我迦葉波集阿毘達磨藏。兩三月盡集三藏訖，以大迦葉僧中上座，因而謂之上座部焉。」

說一切有部的說法，並不是真正的史實。這些說法只是為了顯示說一切有部的教法，是傳承自經法、禪法及論藏的正統而已。另外優波離系分別說系則有「阿毘達磨」出自佛在天上說法，再傳於舍利弗而流傳於人間的說法。另外大眾部傳誦的《分別功德論》³⁶說：「迦旃延子撰集眾經，抄撮要慧，呈佛印可，

故名大法藏。」大法藏即指「阿毘達磨」。又據龍樹《大智度論》的說法，佛世時的摩訶迦旃延 Mahākātyāyana 造《毘勒》Karaṇḍa（據荻原雲的研究，有可能是「虫昆」³⁷勒 peṭak 的誤寫，分別說系銅鑠部緬甸僧團傳有 Peṭakopadeśa，或許被以為是大迦旃延所造的《毘勒》），但《毘勒》（已失傳）應是南印大眾系的根本論典。《大智度論》又說說一切有部的支派犢子部，傳誦的論是《舍利弗阿毘曇論》。見龍樹 Nāgārjuna《大智度論》卷二³⁸的記載：

「有人言：佛在時舍利弗解佛語故，作阿毘曇，後犢子道人等讀誦，乃至今名為舍利弗阿毘曇。摩訶迦旃延，佛在時，解佛語作毘勒，（毘勒秦言篋藏）乃至今行於南天竺。」

在印度各部派信受的『阿毘達磨』中，大眾系傳的是傳說為大迦旃延造的《毘勒》，分別說系印大陸三大支派傳的是傳說佛在天上說，為舍利弗傳的《舍利弗阿毘曇論》，分別說系海南的銅鑠部則是傳目犍連子帝須《論事》等七部阿毘達磨論，而北印阿難系說一切有部是以迦旃延尼子的《發智論》等七部阿毘達磨論為主。然而，分化自說一切有部的犢子部，則受優波離系分別說部的影響，傳誦《舍利弗阿毘曇論》。根據《舍利弗阿毘曇論》的內容來看，分化自說一切有部的犢子部，應當是主張「菩薩」及「三十二相」。見《舍利弗阿毘曇論》³⁹：

「云何菩薩人？若人三十二相成就；不從他聞，不受他教，不請他說，不聽他法，自思、自覺、自觀，於一切法知見無礙；當得自力自在、豪尊勝貴自在，當得知見無上正覺，當成就如來十力、四無所畏，成就大慈，轉於法輪：是名菩薩人。」

阿難系中優波離系化之重論的說一切有部傳誦的漢譯《中阿含》，則因為受到優波離系菩薩信仰的影響，而有了「三十二相」的說法。見《中阿含》⁴⁰：

「彼沙門瞿曇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彼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復

次、聞彼沙門瞿曇成就三十二大人之相，若成就大人相者，必有二處真諦不虛。若在家者，必為轉輪王。」

在三十二相中有謂「陰藏相如象馬王」⁴¹、「十者陰藏相，如馬王象王」⁴²、「為化女人現陰藏相」⁴³、「如寶馬寶象陰不現，故名陰藏相」⁴⁴。此為男根之果報，內縮而不現，被視為多生多世不行淫欲的果報。如優波離師承大眾部（可能為說出世部）傳誦的漢譯《增壹阿含》⁴⁵說：「頗有陰馬藏，貞潔不淫乎？」。由於「陰藏相」為男性所獨有，所以後世即主張「女人無法成就無上菩提」。如重論之說一切有部傳誦的漢譯《中阿含》⁴⁶：

「當知女人不得行五事：若女人作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及轉輪王、天帝釋、魔王、大梵天者，終無是處。當知男子得行五事：若男子作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及轉輪王、天帝釋、魔王、大梵天者，必有是處。」

三十二相的建立，加強了「菩薩」的信仰，確立阿羅漢、辟支佛不如菩薩的業報理論，同時也確定「唯有男性，才能成就無上菩提」，而女人則無法作任何領域的領袖，即使是魔王也無法成辦。如此的教說，既違反性別無關正覺、解脫的佛法，更使「菩薩信仰有著強烈之性別歧視」的色彩。

近代有信仰菩薩的修行者不知於此，既崇仰菩薩教法，輕視阿羅漢，卻又主張性別平權，豈不自相矛盾？「三十二相」的提出，是後世的部派為了在業報理論上，建立菩薩歷經長劫修行，能有超越阿羅漢的業報受用，證明菩薩確實勝於阿羅漢。由於去除了「三十二相」的菩薩信仰，就只是一種「無有業報證明」的觀念呼籲而已！然而，無有殊勝業報收獲的教說理論，是無法吸引世人的信仰及興趣。因此，「三十二相」的信仰及業報理論，是菩薩信仰的重要支柱，如信受菩薩，即當信受「三十二相」，若否定「三十二相」，即是否定「菩薩勝於阿羅漢」的教說。菩薩行者不能一面提倡菩薩信仰來否定阿羅漢，一面又要否定「三十二相」來提倡性別平等，這是自相矛盾、不成套的作法，是依需要而採取選擇性的說法。

佛教部派分裂以後，從部派佛教優波離系之大眾部及分別說部傳出的菩薩信仰、學說，還有新出之《般若經》及「（大乘）菩薩道」的教說及興起，都是和優波離系僧團的「論義（阿毘達磨）」，有著絕對的關係。見印順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⁴⁷：

「般若法門：繼承部派佛教的六波羅蜜——菩薩行……大乘菩薩行的特性，在『般若波羅蜜經』中，充分表達出來，成為大乘佛法的核心，影響了一切大乘經。……特別是，以「緣起空」來表示般若的深義，發展為後代的「中觀法門」。」

五、從部派菩薩道到「（大乘）菩薩道」的發展

公元前一世紀，南印（不包括錫蘭）有承受部派佛教之「菩薩信仰」與「波羅蜜多」等菩薩教說，同時兼及大眾系一說部（巴 Ekabyohārika）之「世、出世間皆無實體，唯一假名」的「部義」，而發展為主張「緣起即空，諸法皆空」的《般若經》傳出。見《異部宗輪論述記》⁴⁸：

「一說部，此部說世、出世法皆無實體，但有假名，名即是說意，謂諸法唯一假名，無體可得，即乖本旨。所以別分名一說部，從所立為名也。」

「（大乘）菩薩道」的形成，源於《般若經》的傳出。《般若經》的思想，是承繼部派佛教的菩薩道，再融攝大眾系一說部的「世、出世法皆空無實體，唯一假名」的「部義」，並加以演變而成為《般若》的「緣起即空，諸法皆空」。《般若經》提出過去佛教未曾有的主張，認為因緣法、四聖諦是「不究竟的聲聞、緣覺二乘法」，不如「一切法空、無自性，如幻、假名，不可得」來的究竟，如是拒絕了因緣法、四聖諦的傳統佛法，主張「涅槃即空，涅槃如幻，不取涅槃」，另開創出「（大乘）菩薩道」的新教派。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五⁴⁹及《小品般若經》卷一⁵⁰：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何等為第一義空？第一義名涅槃。涅槃、涅槃空，非常非滅故。何以故？性自爾，是名第一義空。何等為有為空？有為法名欲界、色界、無色界。欲界、欲界空，色界、色界空，



無色界、無色界空，非常非滅故。何以故？性自爾，是名有為空。何等為無為空？無為法名若無生相、無住相、無滅相。無為法、無為法空，非常非滅故。何以故？性自爾，是為無為空。」

《小品般若經》：「須菩提言：諸天子！設復有法過於涅槃，我亦說如幻、如夢。諸天子！幻夢、涅槃，無二、無別。」

此後，依傳統佛教「四聖諦」為教說核心，再雜以新增的「部派義學」與「菩薩信仰」，而開展出來的部派佛教、「部派菩薩道」，在思想宗旨上，不同於貶謫傳統「因緣法、四聖諦」，自行提倡「緣起即空，諸法皆空」的「（大乘）菩薩道」。「部派菩薩道」與「（大乘）菩薩道」，兩者之間即形成既對立、又相合的新局面。

「部派菩薩道」與「（大乘）菩薩道」的根本差異，是對「四聖諦」的信受與定位，兩者有所不同，但不論是部派佛教的菩薩道，或是更後新傳出的「（大乘）菩薩道」，都不是出自 佛陀的原來教說，是經由優波離師承之大眾部，還有優波離師承分別說系流傳於印大陸諸部（不包括更後出的錫蘭銅鑊部），也就是化地部 Mahīśāsaka、法藏部 Dharmaguptaka（即西南印的曇無德部）、飲光部 Kāśyapiya（由末示摩 Majjhima 傳於今尼泊爾一帶），不斷的增新、演繹、推動、發展而形成的新教說。近代漢傳菩薩道的印順法師，在對印度初期佛教思想的研究中，也承認了此一事實。見印順著《印度之佛教》⁵¹ 說：

「大乘藏數多而量大，非一人一時出。其初為纂集，離「雜藏」而獨立者，時則佛元四世紀以降（公元前一世紀），時時而出；人則大眾及大陸分別說系之學者為之」。

從大眾部分出的「一說部」，主要是駁斥大眾部「現在有體，過未無體」的說法，否認有「唯一剎那」的現在法，強調「諸法無有實體，唯有假名」。大眾系一說部的主張，可以說是傳出於公元前一世紀之《般若經》的思想基礎。

註解：

1.參大正藏《雜阿含》296,256,103 經；南傳《相應部》『因緣

相應』SN12.21 經、『蘊相應』SN22.126 經

2.見《毘尼母經》卷第四『七百比丘集法藏』：參大正藏 第 24 冊 p.820.2-13 ~ 1

3.參大正藏《雜阿含》749,257,31,6 經；南傳《相應部》「道相應」SN45.1 經、「蘊相應」SN22.102,SN22.133-135,SN22.50,49 經

4.參大正藏《雜阿含》768 經；南傳《相應部》「道相應」SN45.2 經

5.參大正藏《雜阿含》845 及次經,257 經；南傳《相應部》「蘊相應」SN22.126 經、「根相應」SN48.53 經

6.參大正藏《雜阿含》57、570 經；南傳《相應部》「蘊相應」SN22.81 經、「質多相應」3 經

7.參大正藏《雜阿含》419、420 經

8.參大正藏《雜阿含》403 經；南傳《相應部》「諦相應」SN56.21 經

9.《十八部論》的原作者世友 Vasumitra，為發智論的學者，因為思想被說一切有部之正統引用，故被誤傳是集成『大毘婆沙論』的上座與「婆沙四大評家」之一。世友此論為公元前一世紀的作品，闡述佛滅後一百餘年（秦、陳譯本都作佛滅後 116 年）至佛滅後三百餘年間，印度佛教分派的歷史，以及各部派不同的教義（即部執）。此論共有三種漢譯本：

1.《十八部論》一卷，鳩摩羅什 Kumārajīva 初譯（西元 504~513 年），完本今已佚，現行本有梁代僧伽婆羅譯《文殊師利問經》卷下『分部品』長行和偈頌一段，為後人摘錄自《十八部論》加入（參《十八部論》末後考正記）。

2.《部執異論》一卷，陳·真諦 Paramārtha 次譯（西元 548~569 年），真諦曾作《部執異論疏》十卷，今已失傳，現今只能散見於《三論玄義檢幽集》中。

3.《異部宗輪論》一卷，唐·玄奘 Hsuan-Tsang 新譯（西元 662 年）。

10.見世友著 鳩摩羅什譯《十八部論》一卷：參大正藏 T49 p.18.3-27 ~ p.19.1-20~21

「彼薩婆多根本見者，……菩薩是凡夫有結使，未超昇離生，未超凡夫地受身。」

11.見世友著 真諦譯《部執異論》一卷：參大正藏 T49 p.21.3-15 ~ 16

「雪山部是執義本，菩薩是凡夫。」

12.見《相應部》諸相應之「瀑流品」：如『道相應』180 經、『覺支相應』175 經、『念相應』93-103 經：元亨寺 南傳大藏 第 17 冊 p.213,175,393

13.參《長阿含》第八卷：大正藏 T2 p.51.2-12

14.參大正藏《增一阿含》第四十二卷：大正藏 T2 p.780.3-9

15.參大正藏《雜阿含》第 490 經 闍浮車所問序四十經之 16；見印順編著《雜阿含經論彙編》「舍利弗相應」17 經

16.參大正藏《雜阿含》第 270 經：參印順《雜阿含經論會編（上）》p.76~77

17.罽賓沙門應是指說一切有系中的「重經者」，「重經者」不認同『發智論』以來，說一切有部重論的發展，主張以經為量。

依日本學者白鳥庫吉『罽賓國考』所說，《漢書》所謂的罽賓，在喀布爾河流域，應指以犍陀羅為中心之塞族的國家。東晉南北朝時代，罽賓之名轉成為迦濕彌羅的稱呼，此時代之後所翻譯的經論，皆稱迦濕彌羅國為罽賓。

18.見《阿毘曇毘婆沙論》卷二十七：大正藏 T28 p.198.1

又「云何結法？答言：九結及五上分結中掉是也。云何非結法？答言：除九結及五上分結中掉，餘法是也。罽賓沙門，非如是說。問曰：何故罽賓沙門非如是說？答曰：罽賓沙門應如西方沙門所說，而不說者，有何意耶？答曰：以掉是壞想，或少分是結、少分非結，或於一人是結，或於一人非結，或時是結，或時非結。少分是結、少分非結者，色、無色界是結，欲界非結；或於一人是結，或於一人非結者，於聖人是結，於凡夫人非結；或時是結，或時非結者，聖人未離欲界欲非結，離欲界欲是結。以有如是壞相故，罽賓沙門，所以不說，如是因論生論。何故色、無色界掉立結，欲界掉不立？答曰：欲界是不定界，非修地，非離欲地，此中無如是定，為掉所亂，是故欲界掉不立於結。色、無色界是定界，是修地，是離欲地，彼中四枝、五枝定，為掉所亂，是故立結。如村落中，若村落邊住處，雖有大聲，不能作患。阿練若住處，雖復小聲，猶以為患，彼亦如是。」

19.見臺灣元亨寺出版 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14 冊：南傳大藏《相應部》第二冊 p.60,62；參大正藏《雜阿含》Ā644 經

20.見大正藏《雜阿含》347 經；南傳《相應部》「因緣相應」SN12.70 經

21.見大正藏《雜阿含》710 經

22.見大正藏《雜阿含》49、4、22 經；南傳《相應部》「蘊相應」SN22.37,22.124 經

23.見《阿毘曇發智論》卷三：參 大正藏 第 26 冊 p.929.2-15 ~ 17

「五順上分結、謂色貪順上分結、無色貪順上分結、掉舉順上分結、慢順上分結、無明順上分結。」

見《阿毘曇發智論》卷十一：參 大正藏 第 26 冊 p.974.2-7 ~ 8

「菩薩若餘生中，造作增長感異熟果大宗業業，由是因緣，展轉出生」

見《阿毘曇發智論》卷十八：參 大正藏 第 26 冊 p.1018.1-14 ~ 16

「齊何名菩薩？答齊能造作增長相異熟業。得何名菩薩？答得相異熟業。如說慈氏汝於來世，當得作佛名慈氏，如來、應、正等覺」

24.見《大智度論》卷二：參大正藏 第 25 冊 p.70.1-7~12

「佛在世時法無違錯，佛滅度後初集法時亦如佛在。後百年阿輪迦王，作般闍于瑟大會，諸大法師論議異故，有別部名字。從是以來展轉，至姓迦旃延婆羅門道人，智慧利根盡讀三藏內外經書，欲解佛語故，作發智經八捷度。」

見《阿毘曇發智論》：參 大正藏 第 26 冊

「發智論」分「雜蘊」、「結蘊」、「智蘊」、「業蘊」、「根蘊」、「大種蘊」、「定蘊」、「見蘊」。

25.見『三論玄義檢幽集』卷六：參 大正藏 第 70 冊 p.463.1-24 ~ p.463.2-12

26.見《三論玄義》：參大正藏 T45 p.9.2-19 ~ p.9.3-1

27.見《達磨多羅禪經》卷上：參大正藏 第 15 冊 p.301.1-7~13

28.見《摩訶僧祇律》『私記』：參大正藏 T22 p.548.2-1~15

「中天竺昔時，暫有惡王御世，諸沙門避之四奔，三藏比丘星離。惡王既死更有善王，還請諸沙門還國供養。時巴連弗邑有五百僧，欲斷事而無律師，又無律文無所承案，即遣人到祇洹精舍，寫得律本于今傳賞。法顯於摩竭提國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精舍，寫得梵本還楊州。以晉（東晉安帝）義熙十二年歲（A.D.416~418）在丙辰十一月，於門場寺出之，至十四年二月末都訖，共禪師譯梵本為秦焉。故記之。」

佛泥洹後，大迦葉集律藏為大師宗，具持八萬法藏；大迦葉滅後，次尊者阿難亦具持八萬法藏；次尊者末田地亦具持八萬法藏；次尊者舍那婆斯亦具持八萬法藏；次尊者優波崛多世尊記無相佛，如降魔因緣中說，而亦能具持八萬法藏，於是遂有五百名生。」

29.見梁·慧皎《高僧傳》卷十一：參大正藏 T49 p.403.1-9~15

20.見《三論玄義》：參大正藏 T45 p.10.1-9~12

31.見《三論玄義》：參大正藏 T45 p.9.3-1~5

32.見《法句經》卷上『法句經序』：參大正藏 T4 p.566.2-21~25

33.見印順《印度之佛教》p.162-7~10：參 臺灣正聞出版社 1992 年十月三版

34.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百集法』：參大正藏 T24 p.408.2-1~15

35.見唐·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九：參大正藏 T51 p.922.3-22 ~ 27

36.見《分別功德論》卷一：參大正藏 T25 p.32.1-20~21

37.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7：參 臺灣正聞出版社 1994 年七月七版

38.見《大智度論》『初品』卷二：參大正藏 T25 p.70.1-18~22

39.見《舍利弗阿毘曇論》：參大正藏 第 28 冊，T28 p.585.2-24

40.見漢譯《中阿含》卷四十一 161 經：參大正藏 第 1 冊 p.685.1-18 ~ 25

41.見『大方便佛報恩經』：大正藏 第 3 冊 p.164.3-17

42.見『過去現在因果經』：大正藏 第 3 冊 p.627.2-3

43.見《阿毘曇毘婆沙論》：大正藏 第 27 冊 p. p.428.3

44.見『十住毘婆沙論』：大正藏 第 26 冊 T26 p.65.1-14

45.見《增壹阿含》卷三八：參大正藏 第 2 冊 p.521.1-10 ~ 12

46.見漢譯《中阿含》卷二八 116 經：參大正藏 第 1 冊 p.607.2-10 ~ 15

47.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8~p.19：參 臺灣正聞出版社 1994 年七月七版

48.見《異部宗輪論述記》：參巴續藏 第 83 冊 p.435.1

49.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五：大正藏 T8 p.250.2-23~250.3-1

50.見《小品般若經》卷一：大正藏 T8 p.540.1-16~18

51.見印順《印度之佛教》p.184-3~7：參 臺灣正聞出版社 1992 年十月三版



回應「我所認識的中道僧團」一文

Ven. Vimokha

當看到第五期「正法之光」月刊裡，馬來西亞的法澄居士所寫「我所認識的中道僧團」一文中，描述中道僧團的法師，在平常的行為與待人接物上，帶給她的啟示與感動。當我看到此文章時，內心感到有點意外。雖然，跪著抹地板對我們而言，只不過是一件普通的事，但不知在旁邊幫忙的法友，會對此有所感觸。當我讀完此文後，內心深刻的體會到：出家人展現的身、語、意，會直接與間接的影響與教育居士的身、心甚遠。我們可能因法師的一句話、一舉手、一投足，對佛、法、僧生起淨信，但也可能因為單一事件、一場誤會，而對僧團產生懷疑。相對地，如果在家佛弟子對一群辭親割愛、奉獻生命，如同犀牛角般獨自前進（『經集』•蛇品之 35-75『犀角經』）的出家修行者，以尊重的態度與他們互動，即便是一句關心、鼓勵的話，也能激勵他們的修行更為增上。

舉例來說，在馬來西亞的學法者，不論男女老少，普遍對出家人都很虔誠、恭敬。記得此次隨中道僧團至檳城弘法時(2010,11)，在一場活動結束後的隔天中午，僧團接受居士邀請至餐館應供。當天道場大門將關上，僧眾準備出門時，有位中年的居士正好脫下鞋子，赤著腳從公共樓梯走上來，緊張地問我是否已錯過供僧的時間。看著他滿身大汗、氣喘如牛的上樓，尚未喘口氣即忙著向我解釋，因為工作的關係而來遲。他手上提了兩個小紙盒，裏頭裝著青菜與甜糕，誠心的希望僧團能接受他的供養。我引領他到禪堂禮佛，並建議他可拿食物至餐館一同供養。當他一進禪堂後，雙手合掌、雙膝一跪，虔誠恭敬的禮佛，這一連串的情景讓我心中感動莫名。我靜靜的站在一旁思考，腦裡不斷的迴盪剛剛所發生的事，久久不忘，心想，這樣一位虔誠的佛弟子，我應鼓勵與幫助他在世尊的教法裡好好的學習，進而得到殊勝的利益。居士的布施雖然有限，可是禮佛與供僧的誠心卻無比的珍貴，誠敬、無求的布施與供養，必能得到富

足與滿足的福田。

從出家的第一天起，隨佛師父就諄諄告誡我，師長很重視僧伽的人格養成。因為，出家人除了道德跟品德是基本具備的條件外，展現健全的人格，是人生修行功課中很重要的一環。當時的我，只是把它當做「道理」來看，並沒有用心的去體會與了解，這些對自己往後的修行，竟會造成莫大的影響與改變。日後，當我遇到瓶頸時，師父時而呵責、教誡，時而關心，寬嚴並濟的教導。我才豁然發現，問題原出自錯誤且矛盾的認知模式，由此引發的煩惱，需要親自面對與調整。當經過不斷的反覆修正後，人才能一次又一次的、慢慢的跨越觀念上陷阱，那種突破的喜悅與平靜，也只有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在日常生活中，隨佛師父對弟子的教導非常嚴格，但並非只是著重在經法、律戒及禪法上的學習而已！而是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恩情道義，以及為人處事的態度；同時，也教導弟子們做人要坦誠、實在，這是與教導在家居士很不同的地方。因為，師父曾教誡戒長的法師：「出家人不是高貴的婆羅門，不要學一副高高在上，像被供在佛桌上的佛像，這不是佛陀所教導的方式」。另外，又說：「不要認為別人對我們的幫助，是應該的，或是我們的福報。應當了解到，這是施者的發心及修為，或是我們遇到好人。如果只知這是理所當然，是自己的福報，就不會懂得尊重眼前的眾生，珍惜眼前的一切」。因此，在師長的教育下，我們雖不必像北傳的修行者，必需學會「三刀六槌」，但是在處事上，仍要懂得身體力行，體諒在家信士的辛勞，並且關心、聆聽他們遭遇的困難，幫助信士們度過人生的內外困境。許多法友們說：「中道僧團的法師很親切！」我認為這是因為學習世尊教導的因緣法後，會從身心及生活的觀察裡，發現及明白個人的渺小與不足，進而對過往的無知與迷

惑感到慚愧。因此，看著師長與戒長們的身教與言教，如同結實滿滿卻彎腰謙和的稻穗，反省自己又何德何能？怎可以像「帶著蝴蝶結的企鵝」般，驕慢、自負的過日子呢？

跟隨師長與僧團到處弘法，已有一段時間了，發現到法友們的學習能力都很好，也很精進，在參加多次的禪修營後，已能漸漸的了解 佛陀真實的教法。當學習一段時間，已能對修行理趣與系統，有了正確及完整的認識，能夠解答多年學法上的困惑以後，「功力大增」的勝任經驗，不僅讓學法者在法義交流上更有信心，也容易不當的自我肯定及期許，更會不自覺的過度的期待與要求他人，進而看不起他人。但是，關起門來捫心自問：我們是否把 佛陀正覺的智慧，用於增添自己的光彩？當聽聞、了知甚深的佛法後，在生活的實踐上，是否有認真的落實？我們對事實的明見，是否是親身面見的發現？或只是在師長的引導下，而得知及不斷的推敲、思惟罷了？如是抱著「修行有所成」的「自負」情結，歷經多年以後，內心是否感到空虛？

因此，即使學習得再多，如果沒有把因緣法實踐與運用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際得利時，難免會感到懊惱，而陷於「前進無門，後退無路」的困境。其實，學法要有所體會與發現，不但急不得，更是無法

全然的向外求取的，必須具備某些條件。師父曾說，我們「如同青澀的水果」。怎麼說呢？譬如一顆蘋果，如果沒有充足的陽光、乾淨的水、營養的泥土與新鮮空氣，以及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與準備，怎能從青澀轉為香甜可口？多數的學法者，都有學習更深入、精湛法義的期待，但只知不斷的求取，卻忽略了實踐的可貴，怎能結出漂亮的果實？又怎能跟大家分享清甜的滋味呢？必需透過務實的實踐，青澀的果實，才能將吸收養份，轉化為成長的力量。

佛陀的教法從「方便、守護、善知識、正命」等四法具足，得現法安樂的道前資糧，直到正覺、離貪、解脫、成就三藐三菩提，有著完整的修證道次第。一法完成，接著一法增上，環環相扣。如果前面的基礎不具足，就急著學習下一步，是無有是處的。因此，修行者除了必須親近善知識，聽聞正法，「依經依律」的確立正見以外，對於善知識「如法如律」的提醒與教導，是否能隨順而行？待人接物、接眾作事，是否眼中只看到他人的短處，卻不知覺察與反省身、口、意的過失？人生有許多的煩惱與問題，都是和如何認識及看待世間有關。因此，唯有不斷的淨化身、口、意，不將個人的欲求及利益擺在第一位，才能在學法的道路上，心中踏實、身心安穩，有助於跨越苦惱。

法語選萃

- ◇ 孩子是我們生活中的夥伴，對夥伴多了解是我們每天的功課；同樣的，「了解父母」也是子女不可推卸的責任，了解父母的成長背景、父母的想法為何如此？了解了自然就會孝順，人人都喜歡「了解他」的人，而不是「愛他」的人，但有時父母卻自認為是最了解孩子的人…
- ◇ 即使眼見討厭的行為，也不要立刻就加以批判，更不要一察覺自己有貪愛或瞋怒產生就說是自己無明，不要忙著審判自己或審判別人，要問Why？找出事件的緣由為何如此？以智慧勇敢的面對問題。
- ◇ 只要道心不失、正念不失，該做的都要盡力去

- 做。對人有益、自己又有能力做的是都該「當仁不讓」，但自己能力不足也該知「當退則退」。
- ◇ 人總是最愛自己，喜歡對自己放輕鬆，常常放自己一馬，並且會這麼對自己說「不要對自己那麼嚴格啦！」「不要那麼緊繃啦！」常常給自己很大的空間與放鬆，有些人不是不知如何用功，只是沒那麼認真，這麼一來即使有能力與程度，修行也會有使不上力的感覺。
- ◇ 別人的好心對待我們，不一定是我們過去做了什麼好事，也不一定是上帝的安排，如果皆是上帝的安排，那麼，這世界上就沒有好人了。碰到好人要懂得感恩。

記錄自 隨佛法師說法 台北 法住

正法新聞 (馬來西亞)

2442/2010 年 11/30 ~ 12/08

檳城九日中道禪覺營圓滿舉行

由馬來西亞中道禪林所主辦原始佛教會協辦——《重現佛陀中道禪法、成就三藐三菩提》之“中道禪覺營”如期從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八日一連九天在檳城圓滿的舉行，這場禪覺營獲得各地法友的熱烈響應，報名參加的人數高達四十位，其中男眾八位，女眾則共有三十二位。

Ven. Tissarā 在禪覺營裡，除了教導學員修習安那般那念的基本入門及各種調氣調身的方法之外，也分享她個人從未出家以至出家後的心路歷程。為了弘揚正法——原始佛教，主法的隨佛法師在禪修說法時，很用心也很有耐心的將已被曲解兩千多年佛陀的因緣法、禪法及菩提道次第，細細解說、諄諄善誘的教導禪覺營學員。讓學員們能夠釐清並瞭解佛陀的真實教法。隨佛法師並提到有些在家人喜歡把出家僧人當作明星一樣的來捧、來追逐。因而有感而發並感嘆到底我們是要追隨佛陀的教法抑或以捧明星的心態來學習佛法？所謂依法不依人，這是值得我們正視與省思的事。

禪覺營期間並有南傳比丘到訪。隨佛法師特別安排這位比丘為學員開示佛法。在開示當中此位南傳 BHANTE（尊者）謙虛的說：他不敢自稱自己是善知識，因他認為要成為別人的善知識，自己就必須深入經藏，這樣才有資格引導別人，作為別人依止學習的對象。



2442/2010 年 12/10 ~ 14

檳城大專中道禪覺營

2010 年 12 月 10 日至 14 日，中道僧團與馬來西亞原始佛教會共同主辦的大專中道禪覺營在檳城中道禪林舉行。此次禪覺營的主題為《成就三藐三菩提》，副標題則為《重現佛陀之中道禪法》。報名的學員來自全馬各地，參與的人數一共有 38 位，其中男學員 17 位而女學員則有 21 位。

為期五天的禪覺營，全程由隨佛法師宣說原始的佛教法義，止禪的教導則由 Ven. Tissarā 負責，包含安那般那禪法及多種調息法。隨佛法師首先講述佛教歷史，透過對佛教歷史變遷的深入淺出的說明，引導學員瞭解現有部派佛教教說的來源，讓學員重新認識失傳兩千三百年的佛教教法核心——因緣法。隨佛法師一再強調：緣生法旨在說明，我們所謂的一法只是影響中的多面向的呈現，而不是因緣生那一法。隨佛法師也現場教導學員因緣法的觀察。此外，隨佛法師也鼓勵大家把因緣法運用在生活上，比如我們要守持不殺生戒，就要避免傷害有害的小動物如蟑螂老鼠等，那就應當致力於防止招來這一些小動物的因緣的發生，這樣才能有智慧的守持戒律。利用這些日常生活的因緣法的教導，大家也就能善巧的將因緣法用在處理日常生活的人與事。當學員對因緣法有了較深入的認識後，隨佛法師才慢慢引用原始經典，教導大家瞭解佛陀所教導修證菩提的次第及方法。隨佛法師一再強調：必須在六觸入處如實觀察五蘊的集法與滅法，這也就是十二因緣的集法與滅法，才能斷無明，然後才能見到八正道並繼而修證八正道，最終修證解脫成就三藐三菩提。

五日的禪覺營，讓許多的學員法喜充滿，一一求受皈依投入佛陀教法的懷抱，期望能善用當今現世接觸正法的因緣精進不懈，在修行的道路上逐漸趨向菩提正道。



2442/2010 年 12/16 ~ 23

於 Uttama Bodhi Vihara 舉辦 8 天中道禪覺營

Uttama Bodhi Vihara 位於雪蘭莪/八打靈再也，是一座具有現代感的南傳道場，設計簡單、大方，整齊、乾淨，採光與通風良好。每年十月底至一月期間，是馬來西亞的涼季，每天的午後多會下雨，所以在禪堂裡打坐不會感到悶熱。禪坐後在迴廊經行，更是覺得涼爽。上圖：離營大合照，[相關報導請見 p.35](#)

2442/2010 年 12/24 ~ 26

怡保中道三日禪暨怡保中道禪林上匾儀式

2010 年 12 月 24 至 26 日馬來西亞中道禪林及馬來西亞原始佛教會共同在怡保中道禪林道場，舉辦中道三日禪，以接引怡保附近地區人們親近 佛陀正法。這是怡保中道禪林於 2010 年 3 月 26 日成立以來，隨佛法師第一次在此正式主持對外宣法活動，共有近 65 人參加，反應熱烈，座無虛席。在這三天的宣法活動中，隨佛法師先向與會眾人簡略述說佛教歷史與佛法的變革；緊接著宣說 佛陀教法的核心—因緣法，法師並深入的向聽法者講解十二因緣的禪觀法，聽法者個個眼界大開，法喜充滿！

宣法期間並在 2010 年 12 月 25 日早上 10 點 30 分，為怡保中道禪林舉行上匾儀式，由馬來西亞原始

佛教會導師 隨佛法師主持，除了六位中道僧團法師蒞會參加，還邀請了馬來西亞佛教總會霹靂分會主席。馬來西亞最大的華文報紙—《星洲日報》也派記者到達現場進行採訪。在簡單卻不失隆重的上匾典禮中，隨佛法師表示：怡保中道禪林是馬來西亞地區所成立的第一處中道禪林，是馬來西亞宣揚正法之根源，期望怡保法友能同心協力把 佛陀正法在馬來西亞這片土地繼續發揚光大。這揭牌儀式的舉行，象徵中道僧團在怡保地區有了一個固定的弘法處所，對外接引當地群眾親近 佛陀正法，參與盛會的法友慶幸今年度過了一個意義深長的西洋聖誕節！





2442/2010 年 12/28

中道僧團吉隆坡應供與隨緣說法

中道僧團在緊湊的馬來西亞弘法及禪修活動行程之間，於 2010 年 12 月 28 日午齋時分，應賴居士邀請至吉隆坡 Nalanda cafe book，接受一群受英文教育並學習南傳教法的居士們供養，來供養的法友及其親人約 75 位，午齋後師父為大眾開示：簡述佛教的歷史，以及佛教的宿命論與因緣觀對身心影響之差異，還有佛陀所教導因緣法的認識，與體證無常、無我、涅槃寂滅的修證次第，布施者對法師之開示皆深感歡喜並得到莫大的啟發。

2442/2010 年 12/29

隨佛法師於馬六甲為大眾說法

2442/2010 年 12/30 ~ 2443/2011 年 1/1

馬六甲釋迦院之中道三日禪

2010 年 12 月 29 日中道僧團來到馬六甲，在擁有 90 年悠久歷史的釋迦院，舉辦中道三日禪。釋迦院是馬六甲唯一的南傳道場，隨佛法師在安單後，即開始三天的因緣觀及禪法的教導。釋迦院弘法期間，中道僧團的法師們在休息時間，跟安住在釋迦院的九位十八歲以下，不同年齡的小朋友互動，為他們說佛教故事及鼓勵他們要用功讀書，將來成為社會上有貢獻的

人，有一天小朋友更請求 Bhante Paññacakkhu 為他們說“鬼”故事，法師即為他們說令人省思的歷史故事，與他們共渡元旦假期，並於禪修營結束時一起合影留念。



2443/2011 年 1/2 ~ 5

威省中道禪林啟用上區典禮與說法

2011 年元旦，中道僧團在麻六甲四天的弘法課程結束，當天即趕回北馬檳城，主持隔天（1/2）威省中道禪林的啟用典禮。威省法友們盼望已久的共修道場終於成立，隨佛法師並於威省中道禪林連續四天密集的弘法。威省中道禪林成立的過程，法工及法友們非常的辛勞，默默護持與付出的人也相當的多。[相關詳情報導請見 p.36](#)

2010 馬來西亞弘法側記 (三)

11/30 ~ 12/8 檳城中道禪覺營活動紀實 隨行書記 Ven. Vimokha



恢復許多，有很大的受用。行禪的方法與技巧，也由 Ven.Tissarā 親自試範與講解，大眾把禪堂圍成兩圈，靜靜的緩步行禪。這是依修習安般念的方式，在緩緩的舉步中，同時呼應配合「念住於呼吸」的行禪（圖一）。Ven.Tissarā 教學時平易近人，態度自然，一向和學員互動良好，更慈悲的分享許多修行的經驗與趣事，讓學員在「正襟危坐」的修習禪定之餘，也有聽故事般輕鬆的一面。同時鼓勵年長的法友多多練習打坐前、後的運動，讓身體更健康，更有體力修行，年長的法友聽話的賣力練習，一點也不輸給年輕人（圖二）。

繼上一梯在北海舉辦九日禪修後，中道僧團隨即接著在檳城中道禪林，舉行第二梯次的禪覺營，時間為期九天。早上，學員們陸續至檳城中道禪林報到，由法工長說明禪修期間的注意事項以及生活規範。午齋前，隨佛師父提醒學員們應把握時間用功修行，大家自律、自重，不要到處攀緣、說話。師父一再強調，馬來西亞法友學法的進程，多比台灣慢二、三十年，總是等台灣盛行過後，才傳到此處。然而，現今原始佛法流傳於馬來西亞，進度上沒有比台灣、美國來得慢，幾乎是同步的學習，因此，師父鼓勵學員們要懂得珍惜難得的因緣，精進的學習原始佛法，錯過了，將來未必有機會。

禪修的課程裡，隨佛師父向學員介紹佛教各宗派中，關於禪定的

修行方法及禪定的體驗。師父說：「佛教與各宗教最大的不同處，在於佛陀的教導不會用想像的方式與信仰的對象合而為一，而是將念專注於當前實際的現起（入出息），作為修習禪定的依據」。同時提醒學員：「經由禪坐引發的『氣動』，並非迷信或「著魔」，而只是生理上的變化而已！這對健康有許多的幫助，無需感到恐懼」。

初禪修習的課程，由中道僧團助理禪師——Ven.Tissarā 指導。此次報名的法友多數年齡稍長，其中還有高齡近八十歲的長者，全程參與、一同用功。因為許多人是舟車勞頓的從各地前來，身體多相當的疲憊，慈悲的 Ven.Tissarā 即先簡單的教導臥禪的方法，讓學員在禪修中先舒緩身軀得以恢復體力。經過短暫的練習後，許多法友的精神

每天的早課，由中道僧團 Bhante Paññācakkhu 帶領大眾讀誦【皈敬佛法僧戒文】，並讀誦阿難系『雜阿含』與優波離系『相應部』的【轉法輪經】（圖三），接著修習安那般納念。早課的最後，再由隨佛師父為學員授八戒、開示。晚上的課程，隨佛師父還慈悲的開放給白天因工作而無法參與的法友隨喜聽法。禪修期間，師父非常仔細的為大家講解佛陀教導的因緣法。對於年長的法友，師父則善巧方便的依生活的實例，引導大眾明白教法的內涵（圖四），同時也教



導大眾行住坐臥如何配合安那般那念的修習。活動結束前一天的晚上，隨喜旁聽的法友在聽法後，心理有所疑問，因此多次的提出問題，雖然當天師父為大家開示的時間，已超過平日多時，身體也已經相當的疲憊，但還是耐心的為這位法友釋疑，直到晚上十一點多，課程才結束。而這位提問的法友，在課後仍有許多疑惑未解，因此繼續向師父請益許久；一旁的弟子們，雖然為師長的體力感到擔憂，卻又不敢無禮的中斷師長的談話，只得靜靜的在一旁等候，也為師長慈悲化眾的精神深深感動。



圖五

活動當中值得一提的是，禪修的第二天，有一位馬來西亞籍的華人南傳法師 Bhante Kusala 特地前來拜訪 隨佛師父，法師依止緬甸某位大禪師出家學習多年；去年 11 月在威省大山腳明月補習班，隨喜參與 師父的說法後，對於阿難系『雜阿含』及優波離系『相應部』的共說中，佛陀親說的因緣法頗能接受。師父與 Bhante Kusala 法談後，邀請 Bhante Kusala 為大眾開示。Bhante Kusala 說：「要具備什麼條件才能成為別人的善知識呢？為人要謙虛，幫助人們引入正法。如果跟別人說自己也不確定的法，居士信以為真，就會以盲引盲，本來想幫助他，最後卻本末倒

置」。Bhante Kusala 對自己的修行非常謙虛，也讚嘆師父的研究及見解廣博精深，而隨佛師父也稱讚法師個性坦誠直心，是真修行人，更呼籲學員們要多護持 Bhante Kusala (圖五)。

禪修行程安排的非常緊湊，除了上課與整理環境外，休息的時間並不多。每當大眾準備入禪堂用功時，總會看到幾位年長的學員默默的收拾善後、整理垃圾，有些女眾法工則會犧牲自己休息的時間，主動發心幫忙準備大眾隔日的食材。法工們的料理方式相當清爽、簡單，對僧團與學員們的身體健康相當有幫助。法師們點點滴滴看在眼里，感動在心裏(圖六)。另外，多虧有法工長與法工幹部費心勞力的支援與協助，才能順利的完成禪修前的事項安排與策劃，還有禪堂的佈置及生活環境的整理規劃。記得禪修營開始的前一天晚上，有幾位法工為了禪修營的事務，在公司辛勞一天後，仍然不嫌勞苦的到禪林處理法務，直到十一點多才回家休息。雖然事情又多又忙，但法工們總是不辭辛勞，認真盡責的替大眾服務。相信法工們的心境，一定如證嚴法師說的「歡喜做，甘願受」。



圖六

雖然檳城中道禪林的空間不是很寬敞，盥洗室也不太多，參與的學員一多，常常要排隊等候，但法

友們不會因為外在條件的不足，而影響學習的意願。因為是「為法而來，而非為床座而來」。因此，九天的禪修，雖不如個人家居生活的方便，但學員們獲得的法益與受用，畢竟無法用生活的待遇來衡量。活動結束前，大眾在禪堂拍結營大合照，這是為原始佛法的傳播，留下珍貴的記錄。最後，由法工長帶領大眾，向隨佛師父與中道僧團的法師們，作「請求寬恕」的儀式後，為期九天的中道禪覺營即在愉悅、法喜的氣氛中圓滿落幕。



學員供僧



大眾臥禪



學員受八戒



每天與家人隨喜聽法的小朋友

2010 馬來西亞弘法側記 (四)

12/10 ~ 12/14 馬來西亞 大專中道禪覺營 活動紀實

隨行書記 Ven. Vimokha

結束為期九天的「檳城中道禪覺營」後兩天，緊接著中道僧團、馬來西亞原始佛教會與馬來西亞中道禪林，在檳城中道禪林共同舉辦五天的「大專中道禪覺營」(2010/12/10 ~ 12/14)。此次的禪修比較特別，報名有條件的限制，主要是以大專生及大專畢業生為對象。因此，參與的法友，皆是社會的中堅份子，其中有醫生、大學教授、工程師，還有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由於正逢馬來西亞的學校放長假，學員中有多位是學校教師，男、女學員的比例平均，以青壯者居多。當然，學員當中也有幾位學法多年的長者，更破例錄取兩位熱衷參與佛教活動的中學生，真可說是老、中、青三代佛子齊聚一堂。學員們的背景與學經歷都相當豐富，涉獵廣泛，有些法友曾依止過南傳法師修習禪法，有些則參與過北傳與藏傳佛學研讀班，幾乎所有的學員，都有學習禪修的經驗。

禪覺營在 2010 年 12 月 10 日早上八點報到，負責的法工們各司其職、忙進忙出，親切的接待參與的學員（圖一）。在法工長報告注意事項與生活須知後，大眾恭請隨



圖一

佛師父為學員做開營的開示。在開示中，特別叮嚀與提醒學員們：我們學習佛法，無論親近那位大德、善知識，千萬不要忘記，我們都是佛陀的弟子，要依 世尊的教法而行，要「依法不依人」，不可因為個人的情感因素，而葬送了了生脫死的學法機緣。

由於學員們多受過高等教育，所以 師父的教學方法與內容，就如同對研究所學生授課的方式進行闡述。說法期間，師父提出大量的外國考古文獻與參考資料做為教材依據與佐證資料，說法內容也就講得比較深入，進度也比較快。因為，隨佛師父得在短短的五天內，把許多佛教歷史、經法、禪法等，一一的開示、顯發。因此，師父提醒學員們得要加把勁，把自己的「螺絲」轉緊一點，專心聽法，才不會錯過精彩重要的內容，稍一分心，即與甚深法義擦身而過，那就損失慘重了！

在經法的課程中，師父提出許多反向思考及實觀上的問題，引導學員跳脫出既有的觀念束縛，直接的面對眼前的事實。一開始，學員們還常常用慣性思考的方式直接回應，當 師父再次反問時，才驚覺已掉入固有觀念及既有思考形式的陷阱。往後，只要 師父一提問，特別是聽似「簡單到世人盡知」的問題，大家多知「必有玄機」，無不小心翼翼地，不敢冒然回答，常常令學員們陷入一片「苦



思惟」。但令人感到驚歎的是，師父對這群年輕的學法者說法，並沒有使用到任何一句佛學名相，就能闡述高深的因緣法，還帶領大眾親身體驗、覺察「身識」的變化（圖二），讓學員們感受到，學習因緣法是一件多麼有趣而實際的事。

午齋前，經常是學員們天人交戰的時刻，師父時常在此時開示精湛的法義，輪值行堂的法工學員總是聽得欲罷不能（圖三）。但是行堂時間已到，只能不捨的離開禪



圖四



圖五



圖六

堂。輪值的學員，除了幫大眾擺設午齋的飯菜外，也會幫法師們準備午膳，細心的配食與擺置（圖四），等一切都安排妥善了，才由法工長恭請法師們用餐。當法師們就位後，大眾再以進行午齋前的供養儀式，法師們則在受食前，為大眾說布施的利益與福田（圖五）。

結營的前一天，大眾依照師父的安排，分成四組進行討論，主要針對這幾天所學習的內容，向組長提出自己的問題與分享心得（圖六）。剛開始，由於大家初認識，難免感到陌生，當一一自我介紹後，組員們也就漸漸能侃侃而談了。其中，組長們反應，年輕的學法者在小組討論中，比較會強調特殊的「宗教體驗」。因此，師父也針對此問題，為大家提出了回應與說明，大意是：在連續幾天密集

的聆聽許多艱深的法義後，其實需要一段時間的消化。學習原始佛法，並不是沒有所謂特殊的「宗教經驗」，只是不想讓這些「宗教經驗」模糊了學法的焦點。因為，過於強調宗教經驗，容易讓自己陷於危險而不自知。接著，師父分享許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在場的學員與隨喜的法友聽得直呼不可思議。內容雖然很精彩，但最後師父還是對大眾強調，不要過於相信神通與感應，即使真的有，也不能代表見法、斷煩惱、了生死。因為，學習世尊教導的十二因緣、八正道（合稱四聖諦），才是解脫生死的根本之道。

在這五天的禪修裡，隨佛師父不辭辛勞，用心的教導大眾。用很多的精神，為年輕的學員們，把許多傳誦分歧的教義與千奇百怪的問題，一一的抽絲剝繭，見其真相。經過幾天的「密集禪修」後，許多法友內心真正的皈向世尊的法教，向僧團求受皈依，有相當多的學員在當天正式成為世尊座下的優婆塞、優婆夷（圖七），而其他的學員，多數已經由中道僧團的



圖七



圖八

見證，皈依了佛、法、僧、戒。值得一提的是，學員中有兩位十多歲的中學生，在聞法後也主動請求皈依，成為此次禪修學員中最年輕的佛弟子（圖八）。最後，由法工長帶領大眾，向隨佛師父及諸位法師頂禮、致謝，圓滿此次在檳城的禪修及弘法。緊接著，中道僧團的僧眾即將離開檳城，繼續下一個遊方弘化的行程，教化、接引有緣的眾生。



隨喜聽法者眾多



陪父母隨喜聽法的小朋友



隨佛師父找法工長作試範



兩位法工長在開營前討論法務

一群活力十足的正法根苗

12/16 ~ 12/23 吉隆坡禪覺營 隨行側記

隨行書記 Ven. Vimokha

吉隆坡是馬來西亞的首都，也是許多鄉村的年青人開展前途的首選地區。在這裡，我們遇到了一群充滿熱忱的青年法工，有剛從大學畢業的社會新鮮人，也有青壯的社會中堅份子，雖來自不同的城鎮，卻不約而同的在吉隆坡求學、工作，並透過法友們的介紹，而認識、親近僧團。

今年在吉隆坡舉辦的禪修，參加的學員很多，為了讓參加的學員有足夠的休息空間，這群年輕的法工挪出了自己的床位。白天做為討論法務的會議室，在晚上就當臨時的寮房，不嫌不便的席地而眠。當中有的請假，全心的幫忙、參與活動；有的則在假日或下班之餘，抽空前來做法工。雖然，每個人有不同的作事方法與處世風格，但彼此間有很好的默契及道誼，各司其職，各盡其力的為大眾服務。當現場有狀況時，法工們會跑上跑下、忙進忙出的處理問題；法師與學員有什麼需要，法工長與法工們也會立即支援、協調配合。我曾問他們：當法工無法專心聽法，要處理很多事務，會不會覺得很辛苦？他們微笑的回答：有機會為大家服務的感覺很好，也做得很开心！當然，參與者不是只有這群年輕的法工，被這些年青人稱為「法工阿姨、叔叔」的幾位護法居士，精神、體力一點也不輸給年輕人。她們不僅細心策劃禪修營的飲食，熟悉俐落的手腳、細膩的刀工，為大眾行堂及準備水果。在事工之餘，也同樣精進的聞法、修行，精神、意志及道信，一點都不輸於年輕人。每天下午，她們用心地準備「符合律戒」的飲品，以補充法師們的體力，當我們接在手中時，內心感到相當的溫暖與窩心。

順道一提的是，此次舉辦禪修營的場地，是一間新建不久，並且具有現代感的南傳道場（Uttama Bodhi Vihara）。設計簡單、大方，整齊、乾淨，採光與通風良好。每年十月底至十二月期間，是馬來西亞的雨季，每天的午後多會下雨，所以在禪堂裡打坐不會感到悶熱。禪坐後在迴廊經行，更是覺得涼爽，尤其

寮房窗戶打開時，戶外一大片的綠地，更是令人覺得心曠神怡。看著外頭的景色，我想，佛陀的原說——原始佛教，如果能在這片土地生根、茁壯，一定能利益更多的眾生。

吉隆坡是個有朝氣、有生命力、陽光充足的地方，樹木總是綠意盎然。在這裡，我們遇到了一群正在成長的正法根苗，他們需要培養與累積更多的經驗，他們的付出更值得鼓勵與讚嘆。這些年輕的正法根苗，戮力的實踐與真心的奉獻，使得原始佛法在吉隆坡充滿希望。（其他相關照片請見封底裡頁）



費心調理飲食的法工阿姨



法工們大合照



法工們用心的為大眾切水果



威省中道禪林啓用紀實

隨行書記 Ven. Vimokha

2011 年元旦，中道僧團在南馬麻六甲四天的弘法課程結束後，僧團當天必須回到北馬檳城，主持隔天（1/2）在威省中道禪林的啟用典禮。由於正逢新年假期，路上車多擁擠，課程提早至下午三點半結束，由吉隆坡的法摩、法覺、法弘居士迅速的載我們趕往機場搭機。幸好，路途一切順利，僧團抵達檳城會所已晚上九點。為了了解施工與佈置的情形，並鼓勵這群日夜趕工，不畏辛勞的法友們，我們快速安置個人行李後，立即搭乘法友們的車子，前往車程約 45 分鐘的威省中道禪林。道場位於威省大山腳最繁忙的商業中心，公共運輸與停車方便，附近生活機能高，是最重要的交通幹道。更重要的是，大山腳的有諸多學習南學傳佛教的學法者，是馬來西亞南傳佛教的重鎮，很多的南傳道場都聚集在此，學習南傳的風氣很盛。

當僧團一抵達威省中道禪林門口時，眼前所見的是，許多法友捲著褲管刷洗地板，法友們汗流浹

背、全身粉塵；許多工人還在施工、裝修，但時間已晚，整個環境卻尚未就緒。法師們看到威省的法工及許多未曾見過的法友們，齊心協力的整理偌大的會所。雖然僧眾已相當的疲累，也捲起袖子一同幫忙打理環境，直到凌晨十二點多，才離開威省中道禪林。僧團回到檳城會所，已凌晨一點多，當我們一進禪堂，虔誠的檳城護法與他們的兒女還留在禪堂，等候僧團歸來才肯離去，不僅虔誠且倍感溫馨。隔天清晨四、五點，護法們已為僧團備妥了早齋，住錫在檳城期間，法星的家族為了照顧僧團，勞累頗多。

開幕當天（1/2）早上，昨晚工人放在地上紛雜的工具、不必要的物品已收拾乾淨；齋堂的桌椅也一切就緒；佈滿粉塵的地板也整理完畢。這些都是大山腳地區的法工及各地法友徹夜的辛勞，才能順利整理就緒。九點左右，來自各地參加啟用慶典者陸續入場。其中，由原始佛教會邀請的幾位南傳法師一

同前來觀禮：有來自泰國林修僧團系統的 Ajahn Thonpai 長老，還有來自英國的 Bhante Anadajoti 長老、緬甸系統的 Bhante Tejananda。

在慶典開始前，會場播放建設威省中道禪林的趕工建設過程。威省中道禪林為上下兩層，一層面積約 3800 平方呎，共約 7600 平方呎。原為銀行的營業所，後空置數年，現今重新整理裝修後，變成可容納約 150 至 200 人聞法，或六十人靜住、禪修的禪林。特別須要一提的是，從整修規劃到施工完成，只用了十四天，實際施工約十天，每天約三十位工人日夜趕工，為的是在僧團離開馬來西亞前能順利啟用。施工過程的記錄，讓眾人了解到這段辛苦的歷程，以及完成前後的差別。

九點半，啟用典禮正式開始。首先，現場高達一百三十多人齊聲同唱『三寶歌』，聽起來特別的肅穆與莊嚴。隨後由隨佛法師、諸方長老及中道僧團共同帶領大眾誦讀



『禮敬佛法僧戒文』、『佛初轉法輪經』。接著，由威省中道禪林的住持法師 Bhante Paññacakkhu 代表致詞，並提醒與鼓勵法友們，此處是居士們努力的貢獻，當要珍惜得來不易的因緣。而後，英國 Bhikkhu Anadajoti 透過翻譯表達感謝原始佛教會的邀請，並說聽聞隨佛法師的僧號已久，卻沒機會見面，今天很高興能和隨佛法師會面。另外，長老提到：「學法者應尊重各地區不同的佛教傳統，但是，最後記得仍要追尋 佛陀的教法，把 佛陀教法做為我們的中心思想」。接下來，由隨佛法師開示與致詞，內容中提到：「自己在佛門已近四十年，一輩子追尋 佛陀的法教，關於佛教各派的傳承及思

想，可說是探研深入，現今依著歷史的考證與古老可靠的經說，還原了 佛陀親說教法、禪法及菩提道次第。然而，無論是深入佛法或是依靠信仰的人，唯有相互了解、體諒與尊重，讓尊重傳統、信仰與「遵循真實義」能平衡發展，才不會彼此排斥。學法需要「真實」與「不礙真實的方便」兼顧，才能促進佛弟子間的和協與團結，而非相互對立」。

在儀典進行中，參與者不斷的增加，擠得禪堂水洩不通，有些法友攜家帶眷；有些則是一大早從外州趕到；有些是自大馬各地共修中心前來參與的法工。

之後，以播放照片的方式回顧中道僧團十多年來在各地弘法、修行紀實與、慈善活動。接著，由法師與法工代表心得分享：當中有檳城中道禪林住持中智法師、檳城法澈居士、怡保法慧居士、吉隆坡法摩居士、威省中道禪林法萱居士、法原居士，以及靜修園主席玉祥居士等。分享內容當中，中智法師提醒諸位法友，在馬來西亞要發揚原

始佛法很不容易，大家能夠在兩個星期裡成立會所，是很難得的事，應好好善用道場，讓大眾的道業增上。法慧居士勸勉在家信眾，應避免無謂的口舌是非，多配合僧團利世利己；法萱居士表達對隨佛法師的感恩，從學習因緣法後，改善自己的個性，在家庭中與丈夫、孩子的關係更好。

在心得分享中，隨佛法師特別向大家介紹法原居士，師父提到前年法原居士參加禪修後，不僅決定學習原始佛法，更當下提供精舍作為法友們研修原始佛法的場所。雖然她的行動不便，每天都要與死亡對抗，但對做對的事，她的行動是很快的。因此，大家應以她為榜





道場啟用鑰匙移交儀式



供僧大福田



簡單而隆重的上匾儀式



為慶賀威省中道禪林成立
由紐約的法梵居士歡喜發心兩盒大蛋糕

樣，不無謂的浪費生命，朝向菩提前進。最後，僧團與觀禮者一同拍大合照留念，圓滿的結束早上的啟用儀式。

威省中道禪林正式啟用後，從當天下午開始說法，接連四天晚上，進行一系列的弘法。禪堂的空間每天坐無虛席，除了當地的法友以外，從檳城及北海前來的居士也一同共襄盛舉。師父為了讓聽法者能夠在短短的四個晚上，聽聞到完整的修行道次第，每晚說法多超時一小時半。然而，離開北馬前的最後一晚，為了將重要的法義傳授與大眾，甚至近十二點才結束，真是不畏辛勞、為法忘軀、慈悲度眾。課後，台下許多親近學習南傳的法友，紛紛向隨佛師父表達感恩之心，感謝師父釐清自己過往許多矛盾的見解。美中不足的是，由於新年期間，海關人員放假，台灣寄至威省中道禪林的門匾延遲送達，未能在啟用典禮當天舉行上匾儀式。因此，離開威省的前一晚宣法後，在大眾唱誦三寶歌之下，安排了一場簡單而隆重的上匾儀式，參與學法大眾同拍合照留念。另外，紐約的法梵居士得知威省中道禪林成立的訊息後，歡喜發心了兩盒大蛋糕，在宣法結束時，為學員及威省中道禪林的法友慶賀，可說是萬里一線牽。

威省法友們盼望已久的共修道場終於成立，連續四天密集的弘法活動，在法友們積極的參與下圓滿落幕了。目前的禪林，還有些許未

完工的部份，還要加強與處理，後續未完的工程仍會持續的進行。威省會所成立的過程，法工幹部及法友們非常的辛勞，默默護持與付出的人也相當的多，是無法一一詳述的。但有些特別的因緣，值得一提。當準備進行裝修時，卻因為時近年底，找不到承擔工程的人，而有一、二願意承包者，也是開出極高的價格。在這進退難為的關頭，有一周姓工程師出面幫忙，周工程師在 2009 年曾見過師父一面，聞法一晚，並請師父代為向大眾轉達「健康避癌的飲食方法」，雙方結了特別的善緣。此時，周居士得知隨佛法師要在威省成立禪林，即特別出面代為延請承包工程的人，並藉由周居士的關係，工程款及建材價格相當的合理，更代為畫工程圖、幫忙監工及勸募善款。威省中道禪林能迅速且如期的完工，周居士的功德少不了，而他的林姓朋友及工程界的朋友也幫忙不少。此外，禪林所在的葉姓屋主，不僅是有智識的學法者，也是難得的支持及幫忙者，更熱誠的擔任威省中道禪林的護法會長，幫忙禪林的安立及發展。除此以外，靜修園的許多位理事，經由一年多來的聞法，此時也熱心的幫忙、護持，給予相當的支持。經由眾多法友的參與，同心協力的將禪林成立後，相信法友們會更有默契，為原始佛法在馬來西亞威省的推動與傳續盡一份心力。其他相關照片請見封面裡頁

2442/2010 年 11/30 至 12/8

檳城《中道禪覺營》（二）學員心得

馬來西亞 法寂

很高興在各方因緣具足之下，我順利的報名參加了此次的禪覺營。由於這是第一次參加，心裏有些顧慮。想到九天的禪覺營不知自己能不能熬過，會不會累，過午不食能不能適應，廁所會不會不夠用等問題。後來想想既來之則安之，也就不再多想，想太多反而是自我障礙。有心要學就算吃點小苦頭又算得了什麼？怎麼能因此就輕易放棄而錯過良善的機緣呢？師父在闡述佛法時，都很詳細、清楚而且精采，讓我們個個聽得滿心歡喜也非常法喜，九天的禪覺營很快的就在不知不覺中度過了。

雖然每個人學佛的因緣與際遇各不相同，但我們最終的目的，無非就是要解決「生死」大事。在現世生活裡，我們無時無刻都會看到或面對無常的變化，正如師父所說，花開花謝雖有體會，但真正肯賣命關心生死的人卻沒幾個。這是不爭的事實。人生只要還沒解脫就免不了要面對「生、老、病、死」的痛苦。所謂有生就有死，此生的結束即為下一生、生死輪迴的延續，這是每個有情眾生必經之過程，無人能避免。從嬰孩直至年老的每個階段歷程，我們都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而在這些過程中，我們經歷了些甚麼？又體會了些甚麼？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生死相續，一次又一次不斷的在六道中輪迴，逃不過也跳不出這輪迴的束縛與枷鎖。

師父說自己是因為「怕死」才為了解決生死問題，而認真賣命的用功修行，不達到目的誓不罷休。那種決心，恆心，毅力及不屈不撓的精神，不是我們一般人所能辦得到的。除了讓我們感到汗顏及感動之外，也對師父五體投地的敬佩。在開示中師父引用佛陀以三種馬來比喻三種修行人的心態，第一種一看到馬鞭就會跑的馬，第二種一要受到鞭打才會跑的馬，而第三種一則是再怎麼鞭打都很頑固不願跑的馬。自

己就好比那第二種劣根性的馬，要時常不斷鞭打（充電）才不至於容易懈怠。

以前對因緣法、緣生法、五蘊、十二因緣等都只是文字上粗淺的認識而已，自從接觸到師父的教導後，師父深入淺出講解既詳細又有耐心及用心的教導，並且善於引用生活實際的例子為我們分析闡述，使我們更容易明瞭高深的法義，讓我們獲益不少。學佛應落實在日常生活中，要常常自我覺察、內觀反照、如理思維，這樣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實利益與受用。如只停留在聞、思而不實踐，這對現實人生痛苦的解決是無濟於事，在生活上也不會有任何的幫助。世間的一切都是相互影響而呈現出一種遷流不定的狀態，只有過程而沒有不變的結果。所以我們看任何事情要用因緣法來看，這樣人生就會活得更自在而少煩惱。

在未接觸師父學習原始佛法以前，我是修習淨土法門，今年三月接觸原始佛法，剛開始覺得很驚訝，因為跟之前所學的很不一樣，心裏頓感迷惑，不知所措。每當在做早晚課誦（誦經、念佛號、念咒等）時，師父的一番話很自然的又浮現在腦海中，以致心裏很慌亂、很苦惱。經過一番思維及慢慢自我調整心態和觀念後，才比較能夠釋懷也不再那麼執著。

在這次的禪覺營中，經過師父更加詳細的講解後，終於讓我心開意解，可謂撥雲見日；多年來自己所建立的錯誤觀念與想法，終於放下了。因為這個經驗，所以我較能瞭解，為什麼有些法友在接觸到原始佛法後，最終又選擇放棄，這是多麼令人感到遺憾且很可惜的一件事。我們大多數人就是這樣，一旦習慣了就不容易改，甚至不願去改，固執於自己既有的想法，而且常常找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來合理化自己的需求與想法，甚至有時明明知道是錯的，卻還一味執迷不悟，把自己揉雜而成的「佛法」當作真正的佛



法，而不願從錯誤中走出來。記得師父曾說過，沒智慧的人要的不是真相，只是在意他的想法（先入為主），就是錯的也要堅持且固執，惟有有智慧的人在認清事情後，只要有根有據的事實，就願意改變自己過去錯誤的觀念，而調整自己，配合且接受 佛陀真實的教法。

師父依經據典，經過多年努力的探究、確證，根據阿難系的《雜阿含》與優波離系的《相應部》中最古老的一因緣、食、諦、界、陰、六入及道品等七事相應教，依兩部經法做對照而找出共同之說法，並還原原始的經法、禪法、修證次第之原貌，恢復 佛陀真實教說—原始佛法。

師父為了致力推廣原始佛法，讓已被曲解、修改而失傳兩千多年佛陀的原始教法及正覺禪法得以重現於世間，因此不辭辛苦，竭盡心力，馬不停蹄的到各地宏揚正法。當中所付出的時間、精力、心血和犧牲，這些都不是我們一般人所能夠想像或是體會的。

師父的苦心與慈悲為懷的精神，為佛教、為眾生無所求的付出與無私的奉獻，卻偏偏還遭受到各界的誤解、阻礙、譴責、謾罵、譏諷甚至傷害，既是佛教的悲哀也造成整個佛教的傷害。猶記得師父曾說過一句話：「對的事要堅持去做，不對的事也要堅持不要去做。」，就因憐憫我們這些苦難的眾生，師父的那份堅持、不畏懼，以及信心和勇氣，我們今天才有這個殊勝的因緣，得以聽聞到佛陀的正法。

我們是何等慶幸啊！這一生能夠聽聞到世尊的真實教法，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並把握這難得的學習機會。師父們是我們學習依止的對象，只要我們

肯好好的修，能依教奉行就是回饋與報答師父恩惠的最好表現。希望大家在學佛道路上能互相勉勵互相扶持，一起依循 世尊的真實教法攜手並進，正向菩提之道。

SĀDHU! SĀDHU! SĀDHU!

馬來西亞 法禎

佛法在人間

在 LCCT 機場，等待著轉機到曼谷...心裏涌起了一幕幕這次參加禪修營的景象與思緒：這一趟，我學了好多好多，也出乎意料的把懈怠、怕事，如草莓般的心理排除了，所以此刻的心情是開朗的、是幸福的。謝謝師父！

每每聽聞師父的開示，我都滿懷欣喜，可謂法喜充滿。師父的開示就像一盞明燈照亮我心，這盞燈的燈火如今越來越明亮，心裡陰暗的負面想法也相對的變少了。非常感恩諸多良善的因緣，讓我可以參與這次的檳城中道九日禪覺營。

這一次的禪覺營有好多老菩薩參與，我從老菩薩身上也學到了很多東西。師父沒有放棄老菩薩，師父也讓老菩薩有聽聞正法的機會。禪覺營期間，師父引了好多的譬喻、故事，也講了很多淺顯易懂，可是發人深省的笑話，希望讓老菩薩對所舉的例子有較深刻的印象，可以從中體會明白佛法的核心教義。我好感動，師父用心良苦，不厭其煩一而再、再而三的說明與解釋，深入淺出多方譬喻，就為了讓大家明白 佛陀教導的正法：四聖諦、八正道、十二因緣... 師父不斷的為大家打基礎，讓大家可以掌握到佛法學習的要點，我心裡在想要是媽媽也在場聽聞正法那該多好。

明白經法是一回事，把佛法應用在生活（實踐）又是另一回事，現在自己發現到，原來我常常把這兩樣東西分開來看待。由於沒有正確的佛法知見的引導，往往無法把佛法應用在生活上實修實用。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過去所瞭解的佛法，好像不怎麼能夠解釋眼前所發生的現況，也無法看到事實的相互影響，甚至有時候自己好像與現實有點脫節...我們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煩惱，一般來說，我們看到的只是問題的表面，沒有辦法看到原來問題的發生，也只不過是它在那個因緣底下影響而呈現出來而已。也沒有發現到其實煩惱也可以有多方面的解決方案，少了

這個正見，處理事情時就無法那麼妥善及圓融，而煩惱也就隨之而來了。哈！

眼前所呈現的不是結果，師父不斷的這樣強調：它只是個過程就像流水一樣。任何事情的發生不是它自己發生本來如此，是相互影響而導致發生。而所發生的也同時影響其他事情的發生，我們要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沒有辦法安住，都在敗壞的過程中。倘若沒有這樣的正見，我們就會朝著不正確的方向思考，也就沒有辦法給予合適的回應，煩惱也就無法息除。

師父不斷提醒我們，要我們瞭解緣生法不是因緣和合，沒有單一的一法。師父引導我們對生命有正確的認識，這因緣觀的智慧，讓我們了解做人要通達一點，心量較大一點，諒解寬容他人，這樣也就饒了自己，內心也平靜安穩。有了因緣法的正見，我們才會有慚愧心，努力精進改變，調整自己的身心問題，事事物物客觀以對，進而改善人與人之間的品質。

人生重要的不是經歷過什麼，而是現在我們用什麼觀點，做些什麼來回應眼前所呈現的這些事。我們可以有什麼改變，讓它產生不同的影響，成為可貴的經驗。努力就在當前。在做出適當努力的同時，不要有不恰當的期待，這樣也就可以避免內在無謂的煩惱。

佛法在人間。人間佛法。

這一次的禪覺營真的獲益良多，可謂滿載而歸。感恩師父不辭勞苦為馬來西亞的法友，帶來世尊的正法。當禪覺營接近尾聲時，心裡是那麼的不捨，同時也很心疼及慚愧，看到師父為了禪修說法幾近於費盡心力，而自己卻又無法幫上什麼忙。在此懇切的請求師父：為法珍重。希望您多休息，好好照顧健康，住世長久，才能利益更多有情眾生。

想想自己已經休息了大約兩個星期，如今是回到工作崗位的時候了。我得認真認真地工作，當提醒自己時時刻刻憶念佛陀，依止佛陀的教誨，在生活中如實知如實行，也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為原始佛教的重現世間出一份力，好讓更多人可以聽聞正法。

2442/2010 年 12/10 至 12/14

檳城《大專畢業生/ 大專中道禪覺營》 學員心得

馬來西亞 法琛

剛開始接觸佛法的我，對佛教的法義瞭解並不深，對禪觀五受陰的方法更一無所知。直至去年聽聞隨佛法師的弘法後，才知道一切皆由因緣所生，也才明白過去自己之愚昧，以為只要我努力就可以擁有。於是，引發我的增上心，想要深入瞭解原始佛法，這是我參與檳城《大專畢業生/大專中道禪覺營》的動機。

由於這是五天的禪覺營，課程當然密集。這讓參與課程的我感到吃不消，雖然身軀透露出疲憊，但也讓我學習到很多珍貴的佛法，實在是獲益不淺。隨佛法師每次的說法都很生動，為了增加我們對法義的理解，往往舉出非常多非常切題的例子，讓我們由這一些例子可以瞭解甚深法義。尤其是講到重點時，師父常常會加重音量，這猶如霹靂雷鳴般震撼我的心，而這一些重點也就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腦海裡。

從這次禪覺營的學習，我明白了因緣法則：「一切事物都是在影響當中呈現的。」而不是以往所聽聞的「一切事物是因緣和合而成。」；這樣的因緣法則是很實際地能落實在生活當中，讓我對生命的過程，不再如此執著。例如：從因緣觀看不殺生戒，瞭解這並不是眾生平等的觀念，而是不良善的行為，將會導致不良善的影響，因此更加尊重生命。再如：佛教的四無量心，以離貪為本，對一切事物沒有貪求要達到的圓滿目的，但是卻有行動的方向及準則。故，不再產生任何遺憾。透過禪修，可讓我們改變自我身心，提升個人品德，進而步向解脫之道。

看著中道僧團的師父們來馬來西亞弘法的密集行程表，感受到隨佛法師的慈悲與用心良苦。因此非常感恩隨佛法師馬不停蹄地為我們這些愚痴凡夫慈悲地付出，也讓我更珍惜這五天的禪覺營。

馬來西亞 法之

終於，我決定報名參加由馬來西亞原始佛教會與中道禪林共同主辦的《大專畢業生/大專中道禪覺營》。這份喜悅是外人所難以體會到的，使我真正領會到「佛法難聞」及「因緣」具足的可貴。

在這短短的五天密集禪覺營中，隨佛法師似乎要把好多佛法深義及內容的精華要點教導我們這群被法師視為社會中間份子（大專生）的一群。法師的那份慈悲及苦心表露無遺。法師這一趟到馬來西亞，我有幸能逢此一因緣，真是慶幸。

法師是那麼的用心、詳細地解說，一點點出法義之精髓要點，並引經文解說十二因緣、八正道、四聖諦、七菩提支等，還有其他深奧的法義。對於這些殊勝的佛法，我們能吸取多少呢？這就有賴於各人的專注力、領悟力及努力了！其實，法師所宣說的「十二因緣」，我在中學時代就已經朗朗上口了，卻不解其義，直至今日。這幾年來，我還到處探求「識」是什麼及其所藏之處呢？現今，終於解決了我多年來的疑問。現在我方知：何以隨佛法師要把佛教歷史的演變過程加以解說，原來其對佛教日後的影響是巨大深遠的。而且對學法者是何其重要，能讓我們日後在學法的道路上有明智的抉擇，知道往後自己該依循哪一條學法之路了。

「依法不依人」是學法者學習佛法的依止原則。我們千萬別感情用事，而誤了短暫人生及學法的機緣，而致後悔終生。修行就是在我們現實的日常生活中顯現。平時我們就得時時觀察自我的身、口、意三業。面對自己的煩惱和問題，從中找出其原因及解決的方法。而錯誤的歧見，自我的壞習氣、性格、待人處

事的知見及方針，就得時時反省、修正。時時如實覺察內在對外境的起心動念，心緒反應，檢視自身內在的真實感受、想法、動機和心念，如實面對自己真實的一面，唯有不逃避真實的自我而生起慚愧心，

一步一步的提起正念，才能使自己活得更踏實及快樂。

人生最大的苦，絕對不是金錢上的缺欠、地位上的高低、名利上的追逐、工作上的壓力或其他生活上的壓迫和問題，而是老、病和死的無奈和痛苦。因為緣生法無常、苦及無我。人在我見的掙扎中，擺脫不出自我的束縛，因為妄見對我的執取及種種的貪愛，以致有生死輪迴的業報。它的起因就在於我們的無明及貪愛。現今我們有幸的獲得法師的指導，學習已然還原的 佛陀正法，猶如一盞明燈，我們就得好好珍惜。

Ven. Tissarā 亦在這五天內，教導我們初禪的修習，（坐、行及臥禪法，使我獲益不淺）我是初學禪者，談不上什麼深入的經驗。初時我在坐禪時，感覺雙腿麻痺及痛，內心還是對話連篇，妄念如排山倒海，一波又一波，掉舉、昏沉、氣動等。之後就一天比一天狀況有所改善，但腿部是隨著時間越長就越痛。

我們被安排了分組活動，每組經過討論後提出一些常面對的佛法疑問，然後由組長負責把問題呈交給法師。在活動進行時，法友們都積極參與，氣氛十分融洽。每天，隨佛法師都先為我們受八戒，然後才為我們開示。在殺生戒中，隨佛法師提到有關「生命相互尊重」之道，由於這樣的開示，讓我對行不殺生戒有了更透徹的瞭解。

這次的禪覺營，我如同入寶山挖寶物，滿載而歸，法喜充滿。所學的一切，就有待如何的消化、應用及實際落實在生活中了。最後，我要感恩 隨佛法師、中道僧團、法工們、各位護法大德（不論海內或國外），沒有你們的付出、護持及默默的奉獻，哪有一場又一場禪覺營的開始、進行與結束呢？真的辛苦你們了！僅以一首短詩與大家共勉之：

「覺知諸法皆因緣，佛光常照有緣人，

今生有緣聞正法，精進修習成正覺。」

2442/2010 年 12/16 ~ 23

吉隆坡《中道禪覺營》心得報告

馬來西亞 法端

感恩有機會“重新”聞法，最重要的是得以聽聞正法。感謝身邊的好人，引導我重新踏入佛門。感恩師父的善巧開示，讓已然不再對佛門有熱情的我，回歸佛陀座下。次此聞法是最直接、最貼切的一次，也是最完全與完整的瞭解佛陀的教法。當然，這個瞭解並非經上說的見法、得法眼淨，但至少讓我知道學習與修行佛法的入手處以及整體佛法的面貌。更重要的是，學佛、做人所應該抱持的態度：要務實，生活要端正，精進不放逸，要擇“對”而固執。整堂課下來，就是要真正認識對於緣起法、調整我們對於世間的正確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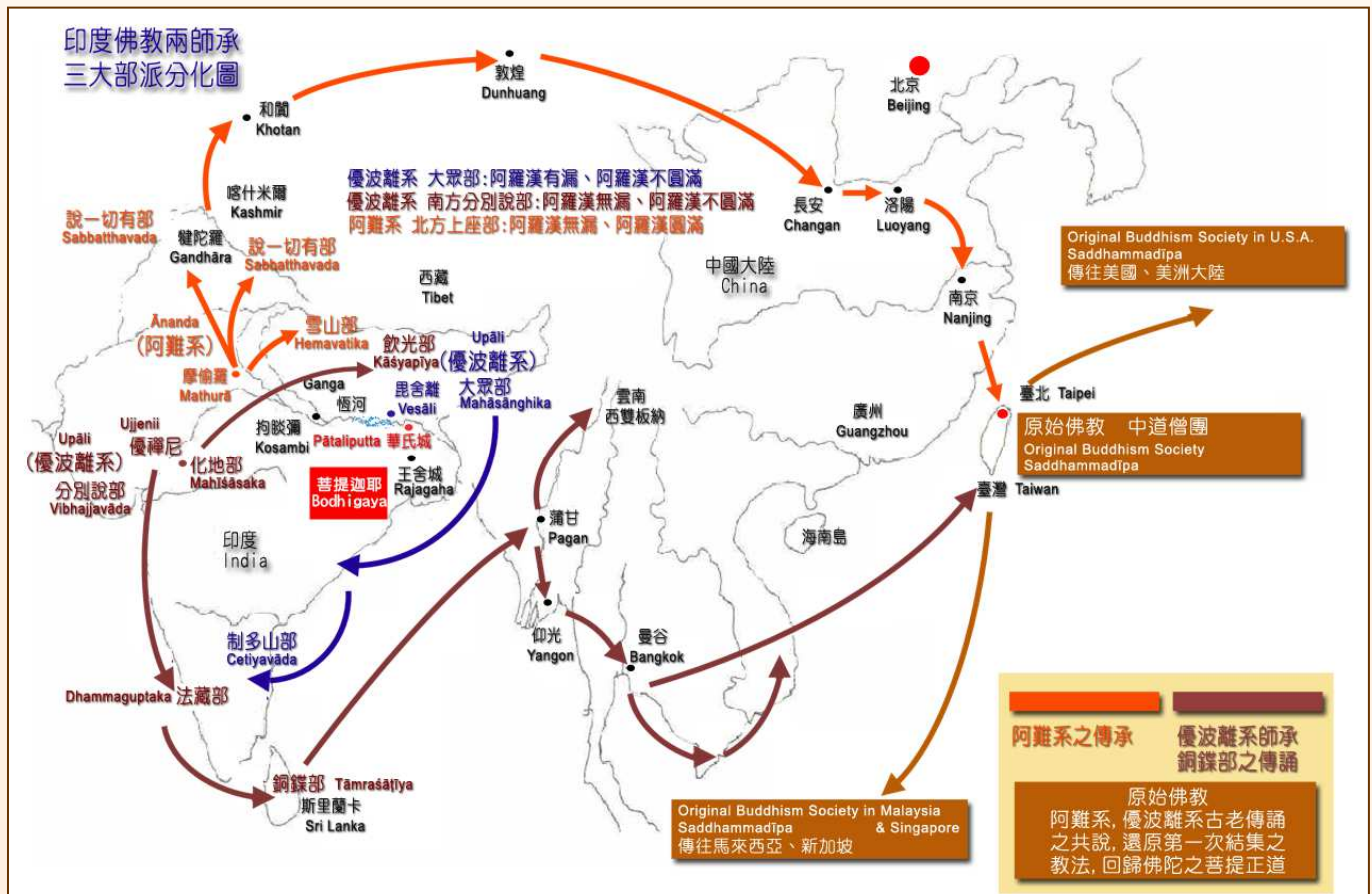
心生歡喜，終於能夠瞭解緣起法，瞭解十二因

緣。因為在過去的歲月裡，對十二因緣真的難以理解，也不知道它對我們自身修行的重要，充其量也只是很膚淺很表面的知道這是解說三世輪迴的道理而已。此次聽課，才真正知道如何以緣生法觀六入處以及十二因緣的運作與關係。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十二因緣是那麼的切身、那麼的直接陳述身心的運作！這時候，學法的信心開始起來了，也開始知道原來自己還能了解也還有機會瞭解甚深的佛法。

精進不放逸，要務實，要擇“對”而固執是自己接下來生活所要依循的準則。畢竟還未見法；願，還是要發的。就願生生世世都能聽聞正法、修持正法與護持正法。

僧團行跡——佛教分化傳承圖示

選錄自 隨佛法師 Bhikkhu Vūpasama 著《原始佛法與佛教之流變》© 2010 部分內容





我的學法歷程——石居士訪談錄

台灣書記組 法育紀錄整理

採訪書記：請問您是怎樣開始接觸佛法的？有多久了？

石居士：大概有二十多年了，當時是因為我爸爸往生，我一時沒辦法釋懷，我好難過好難過，每天都會浮現爸爸的身影，我好想念我父親，所以很痛苦。當時我對宗教一竅不通，每天忙於家事，帶三個小孩，過著平凡的生活，也沒想那麼多。直到我爸爸走了，我才開始有了疑問：「人為什麼有生？然後會死，我會死，大家都會死，死了大家都去哪裡？」現在我不知該怎麼辦，因為我愛家人，愛我的小孩，我先生對我非常好，很照顧家，年紀這麼大，都沒變，所以我更不能接受有一天我們都要永別，這些都是我牽腸掛肚捨不得的。我想知道，既然大家都會死，那生來這裡做什麼？我滿腦子都在想這些，變得很不快樂。

就是這段因緣才讓我接觸佛教，開始聽聞佛法，參加念佛會，也看一些簡單的佛教書籍，慢慢的了解，有個西方極樂世界，有阿彌陀佛，有六道輪迴，要多念佛，累積功德，臨命終時，求生淨土。我知道了這些，就開始精進念佛，過了一段時間，法師們，組織了助念團，鼓勵信眾參加，但是很少人參加。因為害怕看死人，也有很多忌諱。其實我膽子也很小，過去也很害怕，這個時候卻不會，我想每個人都會死，怕什麼！我參加了助念團，哪怕三更半夜，一通電話我馬上參加，當時我爸爸往生的時候，因為不懂，所以沒幫他念，我現在想幫一些往生者助念，希望它們能往生西方淨土。

這樣的日子過了一段時間，直到另一個因緣。寺院要另蓋道場，蓋道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但要找地，同時還要找錢。他們有一套完整的規劃，並且開

始做籌備的工作，鼓勵大家做勸募，我看著大家每天為了這些事非常忙碌。其實我不敢，也沒這個能力做勸募的工作，只想我有多少能力就捐多少，我不敢向人要錢。剛好在這個時候，聽說 師父要帶信徒到印度朝聖，我也報名參加，沒想到這次的朝聖，帶給我人生很大的改變。

我看到了 佛陀的慈悲與偉大，使我非常非常的感動與慚愧。回到了台灣，舉辦了一場聯誼會，我被推薦出來分享我的朝聖心得。我本來是一個不太說話的人，這次的心得分享，沒想到會感動那麼多人，也許已經先感動了自己，才能感動別人。

後來就分配小組，開始做勸募的推動，要建設道場必須十方信眾來完成。必須要有一筆龐大的建設費，要找錢要先找人，要找人來出錢出力，必須要讓大家知道，建設道場的意義是什麼？要讓人接受，才有人肯捐獻，所以一定要有人來宣導 師父建設道場的理念是什麼？我當時很投入這項工作，我感覺 師父就是佛陀的化身，所有的法師就是佛陀的十大弟子，師父很偉大，要建設道場，講經說法，度化眾生，我必須要護法，我也認真的找人來護持，連我先生也被我說服了，他也參與了勸募的工作，非常的認真。

所有的工作團隊都非常的用心。師父也非常的忙碌到處舉辦演講會，足跡甚至遍佈國外，我這個義工也跟著跑。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人越來越多，名氣也越來越大，從小團隊變成了大團體，從北到南每個縣市，都有了聯絡處。人多了錢也多了，地也越買越多，道場越蓋越大，對錢的需求也越來越大，大家忙找錢，就要找人，你找的人越多，你的組員就越多，你的責任就越重，因為你要做關懷和照顧。

記得當時有一段時間我家幾乎天天有人來，我和

我先生天天忙接待。忙得很開心，因為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做這樣的工作差不多有十年。

採訪書記：好！談到這裡，可不可以告訴我們，是怎樣讓你決心離開那個道場的？

石居士：談這個就有點難了，這是一件讓我最難過的事情，我也不想再提，其實我還是很想聽法，只要是師父說法我都會去聽，我還是需要法的薰習。因為我很忙，所以常利用開車的時間聽錄音帶，我曾聽到一句『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我覺得很新鮮，很興奮，到底一歸何處？結果一歸萬法，是不是我的根基太淺，領悟力不夠，才會這樣有聽不懂？我覺得很失望，但是我還是想聽，只要是法我都聽，像尋寶一樣是否能找到我要的東西。但大多是人間善法，其實這些也不是不好，這些也是需要的，但是已經十幾年了，我到底學到了什麼？我的煩惱還在，解脫生死輪迴的問題還在，就這樣忙下去就可以了嗎？我覺得不太對，但是對的又在哪裡呢？我又開始煩惱，我已經明白，如果有貪嗔癡、忌妒、是非、煩惱等等，這些障礙不除的話，是不能解脫的，可是在這個大團體裡，這些問題都存在，也許比社會上的團體還要嚴重，我也發現有太多的不合理，在此不便公開，所以我選擇默默的離開了。我離開道場也不記得幾年了，人身有幾個幾年呢？你看我都老了。

採訪書記：第一次踏上北投這裡，是什麼樣的因緣？

石居士：說這個因緣也滿有趣的，因為我家也住北投，去年有個朋友告訴我登山路有個道場可以去看看，說真的，我對求法已經絕望，也失去了信心，我的心好像枯萎了，感覺很疲憊。所以沒興趣，今年過農曆年的時候，我先生從外面回來告訴我，他今天在路上遇到了幾個法師在托鉢，長相莊嚴；他拿錢要供養，這些法師說他們不使用金錢，只收水果、素食。由於當時鉢也滿了，所以也不再接受布施，然後又給我先生一些書。我聽了很驚訝，除了佛陀之外，台灣也有這樣的出家人嗎？難道是佛陀再來嗎？我的心剎

那間動了起來。記得我小孩在網路上看到中國大陸的遼寧也有這樣的出家人，想帶我去。可是遼寧這麼遠又很冷，怎麼去？現在我們家後山就有這麼了不起的出家人，我真想去拜訪！農曆初一那天，我先生還有我的兩個孩子都陪我去。那天剛好在辦十日禪，我們見過了一位法師，他帶我們到樓上聽師父開示。下課時，師父又花了很多時間跟我們說話，我感受到了師父的慈悲與用心。回家的時候只擔心師父和法師不使用金錢怎麼過日子。

採訪書記：從您過年期間接觸了隨佛法師的說法，有沒有新的心得？

石居士：那時候我身體不好，胃剛開完刀沒幾天，所以過年期間沒去，身體比較好後就常去。因為師父不常在台灣，而我又剛接觸，不知道修的是什麼法門，所以無法進入狀況。一直到了最近參加了都會二日禪，聽到了我從來沒有聽過的法，這時候才知道什麼叫法喜。你知道嗎，我多麼的震撼！當天晚上睡不著，二十多年來所等的不就是這個嗎？腦子裡一直盤旋著，師父坐在法座上莊嚴模樣與法的內容，我無聲的喊著：『師父謝謝你！』

採訪書記：這麼說起來，都會二日禪到今天也沒幾個禮拜，請問，在這麼短的日子裡，你覺得自己有沒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石居士：對無常的看法不一樣，對人事物的看法也不一樣了。因為緣生法無常，是變動的。當我看一件事情的時候，他已經不是原來的樣子了，所有的事物拆開來都找不到原來的樣子。因此對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也就不那麼在意了，所謂的此有故彼有，此滅故彼滅，我的心也輕安多了，但是這只是剛起步還有一段漫長的路，我這把年紀還能走多遠呢？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採訪書記：非常謝謝您將自己二十多年的歷程與心得與我們分享，很高興看到輕安自在的您，祝您一步比一步更輕盈！



六觸入處與感官的世界

美國 法月

一：

有一天，一位同修與我分享他對因緣法的觀察與思惟：他曾試著凝神專注看著地板，卻想不通為什麼當前看到的地板，與閉上眼，睜開後再次看到的地板，在認知上會以為是同一塊地板呢？我追問，到底是為什麼呢？他沒有作答，卻要我自己親身觀察，還不忘記刺激我，說 師父上課時也曾談到過。

於是，我便以桌子做為觀察對象，先專注的將桌子攝入視野裡，然後閉上眼睛，又再次睜開，把視線落在桌子的同一定點，企圖在其間發現一些變化。試了一會兒之後，發現在感官經驗上並沒有真正覺察到前一秒的桌子如何不同於後一秒所見。很自然的陷入疑惑，便試著自我解釋：前一秒所看到的桌子和後一秒所見怎麼會相同呢？這就像放在左側的杯子與置於中間的杯子是來自於不同因緣的道理，看起來怎麼可能會一樣呢？套句 師父的話：就是用膝蓋想都知道是不一樣的。但在內心的認知裡，就以為是一樣的啊！這如何欺騙自己呢？

後來，我將整個過程與那位同修分享，他指出：當我把桌子從周圍的環境中獨立出來觀察時，本身的出發點似乎就不太合於因緣法。我覺得他分析得挺對的，但我還是不解，即反問道：即使只把範圍鎖定在桌子上，單一的針對眼識來觀察，在感官上，第二次眼識的生起也不可能等同於第一次的眼識。這個區別應該是較容易感知得到，為什麼我就是無法覺察呢？同修的分享是：即使是將桌子獨立出來，針對它作為觀察對象，那麼每次視覺所見，由於聚焦點會落在不同部位，這時眼識生起的覺受，必然異於上一次的經驗。我繼續追問：那麼如果每一次都要求落在同一定點呢？他繼續回答：如果這樣，感官就無法區別，因為感官的覺知是有限約的。但問題的重點是，這樣的觀察方式，很有可能就是『我見』產生的原因。他繼續舉例說明：當你用雙手左右並排放置在眼前，如果兩眼只觀察左手，在當前左手與眼睛生起眼識間相互影響的那一刻，卻不去理會右手的存在，那麼你就會本

能的以為你看見的左手的樣子就是左手。忘記是因為你刻意讓眼睛聚焦的關係，所以對當前與之並排右手的存在，也忽略掉了。其中的原因是，你把所有本為無法分割且與之相關的因緣都排除掉，因此『我見』就這樣形成了。事實上，當眼睛聚焦於左手，右手的影像就會變得模糊；如果聚焦於右手，右手的影像就顯得清晰。所見的影像之所以會覺得模糊或清晰，都是由於不同因緣所呈現，透過這樣的對比，可以覺見眼識在條件下生起的因由，明察眼識的集起，也同時可以確認眼識是『集法』。

原來如此！我很感謝這次的談話，因為我以前用的方法是不正確的。每次都務必聚焦於同一定點，然後力求在觀察中找出不同的變化...。想起來有點慚愧，其實 師父上課時，幾乎常常在教我們觀察因緣法，然而我就是沒辦法在關鍵點有所領悟。問題是感知的出發點，仍是建立在『我見』的模式上，下意識將在因緣中無法分割的，硬是割裂出來，終究再怎麼觀也覺察不到真實的一面，因為在一開始的時候，現前的真實就已經在認知裡被切割得四分五裂了。

二：

依照自己的理解，之前觀察的切入點似乎有誤。但是若依調整過的方法進行觀察，居然發現內心仍然不見絲毫觸動，這究竟是為什麼呢？在理解上是這麼的清晰明白，可以確定是不同的經驗，何以內心依然無知無覺？這時，同修曾經提及過的感官世界概念，突然在腦海裡浮現。可能是由於感官世界裡，這種關鍵的實際體驗還沒有開始建立吧？所以勉強在理論思惟上附和概念中認知的因緣法，但實際大腦在處理感知對象時，並沒有真正體悟到它的精髓，且如實的使用在觀察上。想想我是如何得到這樣的結論呢？

思緒整理 1：當眼睛看著左手，余光下的右手變得模糊，雖然當時右手看起來模糊，難道這不是整個感官世界中，因緣的真實面？而我卻很自然地將這一面不加思索地過濾掉，本能地反應裡認為，待我雙眼再次聚焦右手時，才會真正看見右手的真實畫面，而

那個畫面就是右手應該呈現的樣子。但是在我們的經驗裡，現前感官所覺知的過程，不就是時刻都在行進的真實狀況——真正的，唯一的真實狀況？所以因緣條件的變化會影響並造成不同的呈現，而且每一當下的呈現都是因緣關係之間的變化，適時的展現出獨一無二的現實情境。然而在我思惟的認知裡，卻無視於當下所發生真實的一面，一味的偏執於以往記憶裡清晰的右手視覺經驗，而這些經驗的形成，無不是來自聚焦於右手，將右手當成定點，從周圍的環境中獨立出來的本能反應，最後將這些經驗在大腦的認知裡固化、儲存。然後，再將記憶中儲存的視覺經驗作為標準，形成脫離感官世界之外的一個認知對象。就此對於我們現前感官的覺知，眼睛注意的焦點...等種種當下具現的因緣都可以忽略不計。所以能感知到這個對象的樣子，是從經驗當中抽離出來的。似乎就此陷入記憶中概念的思惟，而不易再回到當下真實的因緣裡，不自覺的用抽離出來的印象取代現前真實情境的展現。

思緒整理 2：眼睛聚焦於左手的時候，余光下右手的樣子就此變為模糊。然而下意識裡，我從來不以為模糊的右手是右手本該展現的樣子。固執地認為現前因緣所呈現的模糊是一種不真實，並未存在於當前的因緣裡，而以往記憶中清晰的右手視覺經驗，才是右手應該有的樣子。其實這並不忠於現前發生的因緣實況，是因為我否定掉當下正在發生的真實，卻將曾經發生過，存於大腦記憶裡經驗過的樣子當作真實。內心裡認為現在右手之所以看起來模糊，是因為眼睛沒有將焦點聚集在它身上，模糊的樣子不是它應有的樣子，待專注聚焦於它之後，才會真正看見到它應該有的樣子。然而事實上，模糊正是因緣真實的呈現，如果看起來清晰也是那時因緣的真實呈現。所能經驗到的都是當前因緣的如實展現，是由於不同因緣造成不同的感官經驗而已，並非是物體本身的形態或狀況，所以什麼才是它應該有的樣子呢？

總結：內心一直莫名地，下意識地認為感官世界之外還有一個客觀概念世界的存在。事實上，所謂的客觀世界是大腦偏執的妄想，因為人們所能經驗的只有在現前透過五蘊身心的感知而有的覺受。客觀地來

說，在現實中人們永遠經歷不到沒有六根參與的世間，一旦有了覺知經驗就會形成能感知的世間。因此，除了六觸入處的感官經驗之外，我們還有可能經歷任何其他的世界嗎？

所以我開始學會接受種種發生於現前周邊的一切，不論感受到模糊或清晰，深淺，遠近，柔滑或粗糙，甚或是大自然的蟲鳴鳥叫，家中桌子的樣子，一一都是六根緣六境所覺知的呈現，並且此種呈現時刻都展現出不同的樣貌。在我們所覺知的世界裡，因緣以多面向的關係在進行，如何能找得到所謂的樣子呢？只有在當前不同因緣下，呈現六觸入處微妙繁複的感知經驗而已，那也正是我們生命的全部內容。

三：

在六觸入處的感官世界建立起因緣法的認知後，再回到先前睜眼、閉眼觀看桌子的例子，我的看法已經有了一些改變：我之所以認為前後所見相同，是因為下意識以為自己在觀察桌子，而所認知的桌子只是一個概念中的印象，但現實卻是六觸入處如實的身心體驗。如果仔細一點觀察，就會發現六觸入處的運作裡，前一秒與後一秒的經驗是不一樣的。所以，在當下六觸入處開放而無隔礙的現起中，對桌子的視覺經驗只是其中一個面向而已，並且這個面向會受到周邊相關條件的影響。比如一陣風吹過撩起桌邊的窗簾，這時，因緣的呈現受到不同因緣變化的影響，對桌子的視覺經驗，自然不可能等同於前一秒的經驗。這種不同，是感官可以具體經驗得到的。

註：我用「感官世界」這個語詞，來表達自己對六觸入處的初步感受。而我所提及的「感官世界」並不是唯心世界，「感官世界」的發生是來自於六根感知六境才有的覺受，並且在其中我們建立起生命「存在」於世間的概念。但是回到我們本身的實際體驗，我們能如實經歷到的只是六根緣六境而有所覺受、想法、與判斷的身心運作。因此，若離開我們的真實經驗去談所謂的客觀世界並沒有什麼意義。

「感官世界」一詞，只是籠統的表述我們所能經歷到的覺知體驗，而這個經驗不能避免的牽涉到因緣多面向的影響和呈現，其中的運作如何微妙、相互交錯，自己還未深入觀察與體會，將來若有所體會，再繼續與大家分享。



王子東遊記 之 功德無量

美國 無明

話說在美國第四十四任總統落選之前，達爾文發表進化論之後，簡單的說，就是從前啦，在北美水橋城附近的華爾山上，住了一位小子，姓王，名子，字無明。王子住在叢林中，林裡大樹鋪天蓋地，不見天日，所以王子也叫無明。

常聽人說觀想可以開悟，所以王子總是不自覺的落入觀和想之中。為了區別“觀”和“想”，每當王子落入“想”的時候，旁邊的人便習慣稱呼他無明。華爾山上有很多野鹿以及昆蟲螞蟻之類，有一天，王子在門前觀察螞蟻，每當有任何螞蟻發現食物時，第一件事總是返回巢穴通知其他同伴。無明（王子）在想，螞蟻真的是大公無私啊，從來不曾想過要獨吞美食，也許螞蟻有孟子的思惟：“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吧？那天，王子不小心踩死了三隻螞蟻，其他正在覓食的螞蟻們，即刻匆匆把死掉的螞蟻扛在背上，往巢穴方向拖行，一直拉到筋疲力盡為止。當時無明很費解，莫非這就是螞蟻之間的手足情深？通常人們在殺戮之後，都會把屍首棄之荒野，何以螞蟻會將同伴的屍體運回巢穴裡呢？也許這就是螞蟻之間的大愛和慈悲吧。

無明覺得留在美洲耽於逸樂不是一個好方法，不如向東行，尋求無上甚深微妙法。奈何家大業大，東行因緣尚不具足。無明不會持咒，但每逢月圓之夜，就會在浴室內詠唱蘇軾的《明月幾時有》：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久而久之，這一句“我欲乘風歸去”就成了無明的咒語，希望有一天東行之事可以如願以償。這就是“東遊記”的來源。

言歸正傳，在護持正法的過程中，有很多點點滴滴鮮為人知的事。

話說 2007 年的有天傍晚，正當法友們聚精會神的

在聽法時，有兩位女士姍姍來遲，猶如足下騰雲的”飄”進課室。其中一位容光煥發，頭髮銀白，剛開始無明還誤以為有仙道眾生來聽法，那是無明第一次見到法應法友。

連續幾年，在不同地點的禪修，法應法友都在廚房裡默默的付出，為大眾服務，作無私的奉獻。今年，就在開課前兩天，無明目睹法應和護法大德以及幾位法工擦洗法堂地板，汗流浹背。法應以個人一點微力，護持佛法僧。深知師父和僧團的辛苦，處處為出家眾著想，時時刻刻擔心師父們飲食不均。想到她的貼心和虔誠，無明對她的敬意油然而生。法應法友是個老實修行人，總是沉默寡言，遠離無謂的人事紛擾；也不在乎他人聊的是花巧的社交言論或是高深的理論，一向誠敬篤實；就在待人接物，就在六觸入處，修習身、口、意三妙行。

法應常習精進，用功禪修，所以常會有氣動情形出現。也可能因為早年身體勞傷，靜坐時常常氣衝經脈。有時舊患擾動，疼痛不堪，但她從來也沒有放棄過。無明目睹此景，曾很羨慕法應法友的氣動。學法之前，為了健康，無明學過幾套氣功，諸如九步童子功、太極五行功、鶴翔功等，對導引、吐納、丹田點火之類略有所聞。而且從前也有類似氣動現象出現過，也曾見過有人氣動時“起舞弄清影”。不過，這些都是因緣所生法，都是變易之法，滅法，沒有什麼稀奇之處。所以無明常警醒自己，如果不小心趨之若鶩，就會誤入歧途，浪費歲月。多年前動了大手術以後，無明元氣大傷，不要說氣動了，連顫也不顫，抖也不抖一下。可是法應法友從來沒有刻意追求氣動，知道那只是個人努力禪修的副產品，所以採取不迎不拒的態度，始終安之若素。她的精神，實在是老實人的修行。

良禽擇木而棲，人之常情。幾年來，無明看到心意不堅，隨風擺柳者不只一人。而法應法友也真是慧眼識得正法，多年來，道心堅定，與佛法有著極深的因緣。

諸法因緣生，當坐在法堂聽法時，無明動了心念：聽法的各種因緣諸如場地、電費、冷氣、保險、或者保安員超時工作的費用、免費停車以及清水……等點點滴滴，絕對不是無中生有。前人種樹，後人乘涼，除了僧團的辛勞，還有護法大德在後面默默地支持，這也是由於“此有故彼有”的緣故，因緣法的學人應當明白這簡單的道理。在吹冷氣聽法的背後，有著鮮為人知的故事。護法大德除了出錢租用場地以外，到處奔波，從尋找適當的場所到多次找人修理冷氣；從為買坐墊奔忙到清理衛生間，事事親力親為，犧牲了自己的時間，甚至有時會延誤到職場上的工作。護法大德無私的奉獻，主要的目的，全是為了護持正法，成就眾生。而大德自己還因此放棄周末聽法修持的時間，用來追趕延宕的工作；並且彌補照顧家人的責任，常不顧及身體健康和個人休息的時間。時而或有耐不住辛勞，導致身體疲累的時候，無明看在眼裡，覺得非常慚愧。而且多年來，大德默默的做好事從不留名，始終以「因緣生因緣滅」的正見，略去那份付出，而將之視為“空如幻”；卻留下“不著於相而行於布施”的精神。見其穿梭於人群之間，誠摯懇切平易近人，宛如斷除我慢而已正覺的“人間羅漢”。如果世間真有人們信仰中所謂的人間羅漢，這也許就是以四聖諦、十二因緣為導的智慧，從現實生活中體現出來的德行，活生生遊行於人間的羅漢吧！

所謂“三人行，必有吾師”，大德和法應等法工們在社會上閱人無數，對於處理日常生活的人與事，以及調伏內在的煩惱，人生經驗豐富，無明真覺望塵莫及。『以慚、愧故不放逸；不放逸故恭敬，順語，為善知識；為善知識故，樂見聖賢，樂聞正法，不求人短；不求人短故，生信，順語，精進；精進故不掉，住律儀，學戒；學戒故不失念，正知，住不亂心；不亂心故正思惟，習近正道，心不懈怠；心不懈怠故，不著身見，不著戒取，度疑惑；不疑故不起貪，恚，癡；離貪，恚，癡故，堪能斷老，病，死。』相應於雜阿含346經的教導，無明從護法大德以及一些法工身上看到了修行道次第。他們以『因緣法』的正見，落實於現實世間，身體力行；感悟佛陀的教誨，順知順入實修實用，進而邁向出世間菩提正道；一步接著一步，平平穩穩，老老實實的朝著

古仙人道前進，呈現給我們的是「世間出世間通達無礙的菩提一乘道」。

而無明認為所謂的大和小，只是我們凡夫俗子的妄見，呈現於現實的只有因緣的展現而已。當你在海上面對高大的冰山，一艘小小的救生艇對你的意義，卻比豪華無比的鐵達尼號大上千萬倍。

當前的時代，已到了佛法於人間發展的交叉路口，古仙人道好不容易再度重現於這難得的時空，並重新承襲接續上阿難系雪山部的法脈，有如“日出明相，明相初光”。地球上六十多億人口，有幸得遇此「無上甚深微妙法」的眾生，真的是寥寥可數，猶如浩瀚宇宙中的幾顆星辰，這麼的珍貴與難得。無明覺得這樣的因緣很殊勝，即使此生不能成就，也當為自己未來際，盡己所能做點應做的事——為芸芸眾生貢獻自己。縱使正法的光芒極為微弱，必當憑著堅定的信念，在此刻今生維繫其光明，為這世間“除去闇冥，顯揚正法，明照人心。”

法語選萃

- ◇ 什麼是修行呢？修行第一個重點就是良知，良知是針對自己，不說不真實的話，不要昧著良心講話。第二個要離貪，如果不能離貪，良知也就不會顯現，若貪心不能減少，遇到困境、挫折、挑戰時，就不會守原則，那時什麼全都擱到後腦杓，碰到自己的需求，就會爭得你死我活。修行最重要的是離貪。
- ◇ 如果平常生活上，沒有守持離貪的律儀、少欲知足的律儀，對於貪欲不調伏、不斷，只有在打坐時，修慈心觀，這樣是沒用的。自己的貪心不減，如何慈心利眾呢？
- ◇ 沒有離貪，第一、碰到困境不能守原則。第二、遇到不同調、學派的人，爭得你死我活，這是不正常的。
- ◇ 法義可以相互討論，人與人相處時，別連做一個人的基本都做不好。道理別說太多，先把人做好再說吧。

記錄自 隨佛法師說法 嘉義 法中



學佛心得

馬來西亞 怡保 法慧

1989 年，我以優異的成績進入了馬來亞大學牙醫系。那時的我，有如踏入了夢想中的象牙塔。我們這一群新鮮人，立刻成為各個教會熱心拉攏的對象。當時，我並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由於不相信“創造論”，最後還是選擇了佛教，並成為馬來亞大學佛學會的一分子。之後，我便積極的參與學會的各項活動。大學二年級那年，我被推選為該會的弘法組主任。同時，也與其他三位法友開始接觸到緬甸南傳馬哈希禪師的禪修法，並發心帶動馬大佛友參與禪修營。藉由我們的推動，當年在學裡，禪修頓時蔚為風氣！雖然所學偏向南傳，但從不排斥其他佛學系統或教派。後來的禪修，仍接著由學會裏其他發心的佛友持續推動，各憑所長，擔任弘法的職務。

大學畢業後，我進入了馬來西亞國防部，成了軍隊裏的牙醫。工作之餘，每年必定努力抽出時間參加禪修營。輾轉至今，學佛已十七載，我曾跟隨幾位禪師大德修習，其中包括緬甸和泰國系統的禪法，但心中仍存有許多疑問，從來不曾感到滿足過，因為禪師們各師各法，眾說紛紜，也不知誰對誰錯，始終難以給我一個圓滿的解答。軍醫退伍之後回到家鄉，自個兒在怡保經營私人牙醫診療所時，曾遇見一位長老，當時便將心中種種疑問提出來請教，他鼓勵我試著研讀經典。在學佛的歷程中，我彷彿又找到了另一條出路！但問題是，我該從那裏下手呢？沒有人可以指點我。

一直以來，自問在學佛的過程中，我都很精進，尤其是禪修，但卻很少閱讀經典。為什麼呢？總覺得經典並不很重要，一般禪師也不怎麼鼓勵閱讀。況且經文看起來枯燥又難懂，所以始終提不起興趣。加上不曾遇見過任何善知識，可以引導我進入讀經的學習。最後，我終於迷失在四部經典的疑惑中，不知該如何是好！

2009 年 2 月初，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下，我遇到了隨佛法師，在怡保般若岩聽了師父幾堂課，頓時茅塞頓開，先前的疑問一掃而空！原來 佛陀早已在二千多年前為我們找到了解答；而所留傳下來的原始佛教經典，在學法和禪修的過程中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

佛弟子如能真正體悟 佛陀教法的原貌，便能更務實地在生活中有效解決現前身心的痛苦，獲得實際的受用。師父教導的因緣法及四聖諦，真的完全改變了我的人生。

我終於找到了！感恩師父慈悲教導，讓我尋回正法，不再疑惑，並跟隨 佛陀踏上一乘菩提道！

活動預告

法眼清淨——回歸 佛陀之道

原始佛教 正法研習課程（一）

課程內容：

1. 認識原始佛教
2. 原始佛法及佛教流變
3. 佛陀的原說—第一次結集之經法
4. 生死及菩提

時間：2 月 15 日～ 4 月 19 日每週二晚 7:30～9:30

地點：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 140 巷 15 號 4F 禮堂
(與松青超市同棟)(設公用汽機車地下停車場)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2011 年 2 月 11 日止

原始佛教會 正覺人生講座（台大）

課程內容：

一、原始佛法與人間佛教

1. 因緣法與科學探究
2. 四聖諦與經營管理
3. 緣生無我與和諧的社會
4. 生活增上與度越煩惱
5. 實證佛法 vs. 虛幻哲思信仰

二、原始佛法之精義

1. 佛陀的真實原說—七事相應教
2. 隱沒二千二百餘年的“因緣法”原義
3. 佛陀教導的菩提道次第—四聖諦三轉，十二行
4. 因緣法與因緣觀
5. 依因緣觀起三種解脫三昧
6. 一乘菩提道

時間：2 月 24 日～ 4 月 14 日每週四晚 7:30～9:30

地點：台大教室（請上網查詢，近舟山路）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2011 年 2 月 20 日止

報名網址：<http://www.arahant.org>

傳真報名專線：(02)2896-2303

洽詢專線：(02)2892-1038

佛陀正覺後 2442/2010 年 12 月 16 ~ 23 日

吉隆坡中道禪覺營





指導：中道僧團

導師：隨佛法師（烏帕沙瑪比丘）
Ven.Bhikkhu Vūpasama

發行：原始佛教會

發行人：明至法師 Ven. Bhikkhu Aticca

❖ 台北 中道禪林 O.B.S.T.-Taipei

台北市北投區登山路 139 之 3 號

電話：(02) 2892-1038 傳真：(02) 2896-2303

http://www.arahant.org

❖ 台中 中道禪林 O.B.S.T.-Taichung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 378 號 11 樓之 1

電話：(04) 2320-2288

❖ 紐約 中道禪林 O.B.S.A.-New York

136-31 41 Ave. Flushing, NY 11355

Tel: 1-718-666-9540 Fax: 718-445-3682

http://www.arahant-usa.org

❖ 怡保 中道禪林 O.B.S.M.-Ipoh

61A & 61B, Jalan Chung, Ah Ming, 31650 Ipoh, Perak, Malaysia

Tel: 05-2410216

❖ 檳城 中道禪林 O.B.S.M.-Penang

77-3 Lorong Selamat, 10400 Pulau Pinang, Malaysia

Tel: 04-2288100

❖ 威省 中道禪林 O.B.S.M.-S.Prai

269, 1st & 2nd floor, Jalan Kulim, 14000 Bukit Mertajam, Pulau Pinang, Malaysia

Tel: 04-5309100

http://www.arahant-mas.org

歡迎索閱《正法之光》結緣流通

pucchati@gmail.com

台灣助印劃撥：50159965 戶名：中華原始佛教會

美國護持帳戶：O.B.S.

Citibank Savings Account 9930260993

馬來西亞護持帳戶：Sambodhi World Berhad

HSBC Bank：202-124475-101

為響應綠色環保，減少紙張，

歡迎提供 email，索取電子檔。

版權聲明：有著作權 如為宣法，非為買賣，

不修改、增減內容，歡迎翻印流通。



原始佛教會 中道禪林 主辦

法眼清淨——回歸 佛陀之道



日期	時間	天數	弘法〈禪修〉活動	活動場所	說明
2月2日報到	17:00-21:00 報到	10	《中道十日禪》 (第十八期)	台北中道禪林	
2月3日~2月12日	2月12日 16:30 離營				
2月3日~2月5日	04:30-21:00	3	《初階三日禪》	台北中道禪林	與《中道十日禪》18期同時進行
2月6日~2月8日	04:30-21:00	3	《進階三日禪》	台北中道禪林	
2月15日~4月19日	每週二 19:30-21:30	9	原始佛教 正法研習課(一)	台北-民有里禮堂	詳細內容請見 p.50 4月5日清明節停課一日
2月24日~4月14日	每週四 19:30-21:30	8	原始佛教會 正覺人生講座	台大教室-近舟山路	詳細內容請見 p.50 講座教室請上網查詢
3月12日	09:30-17:00	1	大眾弘法	台中分院	
3月26、27日	09:00-17:00	2	都會二日禪	台大校友會館 3A	台北市濟南路一段 2-1 號
4月9日	09:30-17:00	1	大眾弘法	台中分院	
4月16、17日	09:00-17:00	2	都會二日禪	台大校友會館 3B	台北市濟南路一段 2-1 號
4月20日報到	17:00-21:00 報到	10	《中道十日禪》 (第十九期)	台北中道禪林	
4月21日~4月30日	4月30日 16:30 離營				
4月21日~4月23日	04:30-21:00	3	《初階三日禪》	台北中道禪林	與《中道十日禪》19期同時進行
4月24日~4月26日	04:30-21:00	3	《進階三日禪》	台北中道禪林	

報名網址：http://www.arahant.org 傳真報名專線：(02)2896-2303 洽詢專線：(02)2892-1038